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鑒賞類三

孫古雲藏中泉 小泉、么泉、幼泉、中泉、壯泉，與大泉為新莽貨泉六品。嘉、道間，杭州周爾昌曾藏中泉一枚，未幾而歸方鐵珊。周戀之，顏其齋曰古泉小築，以誌不忘。後為吳門孫古雲所得，孫亦古泉巨室也。

劉燕庭藏南宋鐵錢

兩宋鐵錢，昔人未經著錄，南宋則尤少。蜀中市肆有之，盈千累百，而迄無人過問。劉燕庭官蜀時，始物色得之。背文奇怪百出，而嘉定各寶，多至□餘種。

戴文節藏三銖錢

戴文節嘗藏漢武建元朝所鑄三銖錢，為高小樓所贈以作畫扇潤資者。

戴文節藏四銖錢

周小蓮嘗以孝建四銖錢一品，售之於戴文節，且語之曰：「予入羶肆，見人持百錢市羶。中有此錢，肆人小之，索易，弗與，且相詬。予以百大錢代償直，而乞其小錢。兩人不解，面覷久之，謝解紛去。若輩癡我，我癡若輩，今君又數百倍錢以易我此錢，不更癡於我哉？」

五銖背文四出，漢靈帝時鑄，《獻帝春秋》稱為角錢，當時有京師將破之讖。亦文節所得，謂可為五銖馬式。漢以前之五銖，大抵與此形製相類。不相類者，必非漢。凡有四出之錢，皆出此錢之後。前人定五銖年代，說多無據，惟四出為有據。由有據者而推之，知無據者盡臆說矣。

戴文節藏五銖錢

戴文節藏有郭五銖錢，有外郭大小二品，蓋梁武帝時所鑄。其時圖法最雜，有女錢、稚錢、對文錢，製作絕無確論，惟有郭無異議，頗有精者。

鐵錢最難辨，射利者知銅不可贗，轉而范鐵，非以徐氏象梅《圖篆》為藍本，不能辨之。若以真銀翻沙鐵，以精火，以烈范，以深工，以良鋼磨之，鹽鑪之，衣帶和之，可以迷惑法眼也。

戴文節藏漢興錢

漢興，成李壽鑄，分書。吳逸庵曾得一枚而窪，以大椎平之。其後吳所藏悉至京師，輾轉售賣。時劉燕庭將之官汀州，借錢數□萬購之，輦以俱南，邀戴文節往觀，因見漢興暨壯布、寶慶、康定等□許品，其他常錢，蓋有千餘。文節戲語劉曰：「兄求古泉，一購輒數千，當贈我一二枚。」劉曰：「他不知己者見索，數千不吝也。若閣下，則一泉不與。」蓋恐文節攫其漢興耳。然文節之封翁，竟於是歲得一品於南中，以寄文節。

戴文節藏北錢

太和五銖，魏文帝鑄。永安五銖，孝莊帝從楊侃議鑄，高澄亦鑄之。常平五銖，齊文宣帝鑄。玉箸篆、布泉、五行大布，周武帝鑄。永通萬國，周宣帝鑄。古今書法，未變，不足觀；已變，不足觀；將變，最可觀。漢、唐人碑版，不過漢、唐人面目，實惟六朝為最可觀，蓋漢將變為唐也，是以異境百出。錢文亦然。北朝錢上承秦相，下啟少溫，正篆法之將變。戴文節嘗集北錢如上所述各種以摩挲之，意固自有在也。

戴文節藏大曆元寶

大曆、建中，唐錢之極少者。戴文節夙聞陳南叔癖嗜古泉，一日赴公宴，遇南叔，有座客曰：「市上競觀開元錢，云是新出土者。」南叔躍起曰：「有開元，必有大曆，必有建中，子少坐，我去矣。」頃之，挾數□枚來，出不精者以與友人，文節分得大曆元寶一品，而建中則不能得也。

戴文節藏開元通寶

戴文節藏開元通寶一品，徑二寸弱，文字若展歐書而成者，銅色純赤，非建中時趙贊採連州白銅所鑄徑寸二分之大錢也。

戴文節藏大齊通寶

藏錢以足補史傳之缺者為貴，故異錢可考者，上也，無可考者，次也，厭勝，下也。戴文節藏大齊通寶一品，杭州錢社中人定為黃巢所鑄，乃其封翁所得於里中者。蓋有酒人貽封翁以古泉百許，中有異錢二，一破大齊，一鐵寶慶。吳逸庵知之，亟往視，既而出漢印數事索易，文節因出寶慶與之，大齊不舍也。

戴文節藏驕虞峙錢

戴文節在蘭州日，趙霽園刺史宜暄贈以驕虞峙錢，上驕下虞，隸書，右峙左錢，篆書，形模之大小，輪郭之闊狹，與常平五銖無殊。

戴文節藏永安一千錢

永安一千鐵錢，不見舊譜，惟劉燕庭有之。又有永安一百銅錢以示戴文節，曰：「若有考，當贈一枚。」文節憶陳氏《圖經》有引王舉《大定錄》顯德五年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，永安五銖一條，陳氏謂永安五銖不見他書，恐傳寫之誤，頗疑此錢為李氏之物，蓋一千一百，非五銖也。是時尚大錢，天策、乾封、鐵開元皆粗重如此錢，或亦銘~HEKS1;伍也。燕庭以為然，遂以貽文節。其後文節又購一枚，緣較闊。

戴文節藏天策府寶錢

天策府寶，楚馬殷鑄，道光丙申冬，戴文節得之。其封翁時方患癱，呻吟枕次，得是錢，手自玩弄，不覺加一飯也。

戴文節藏大觀通寶

大觀通寶，宋徽宗御書，書法亞於崇寧，戴文節藏之。嘗謂作書有三難，印篆難，榜書難，錢文難，非毫髮無遺憾，波瀾獨老成，不成書道。論章法，印以方，榜以橫，錢以圓。三者之中，錢尤難矣。因難見巧，其徽宗乎？

戴文節藏宋靖康錢

戴文節嘗得宋靖康錢三品，一隸書通寶小鐵錢，一篆書元寶者二錢。隸錢得之南，篆錢得之北。文節謂得篆錢時，客方攜此錢來，適有以白金九□六銖潤余畫筆者，遂易之。

戴文節藏新莽大泉五□范

戴文節官京師時，曾得大泉五□泉范殘銅一塊，蓋為工人碎以鑄他器而所餘者，文節名之曰焦尾，其字則陰文也。時張叔未都在都，文節持以示之，叔未大詫曰：「余藏□餘范，未有陰文者，此必范母也。否則大泉五□，固自有陰文泉，若鎔銅入范，則范銷矣，假若不銷，古人又焉用陽文范，范土以范銅哉！」

張叔未藏新莽大泉五□范

嘉慶癸亥四月，張叔未都在郡城，得新莽大泉五□范不少，今記其三。一，背文為日萬泉，范重今等□兩，泉背面各三肉好，周正大，泉字皆作方折。張召所載大泉五□有泉字諸畫並方者，此也。日萬泉三字，篆法適勁。叔未自謂所見范背文宜泉吉利、富人大萬、日利大吉，皆語取吉祥，得此，又增鍾官一佳品矣。二，背為鳥形，乃金檜門總憲藏物，其後人某家於常州者，歸秀水殷雲樓廣文。戊寅四月，殷歸於叔未，值番銀□餅。大興翁宜泉秋部嘗以得貨泉范背有鹿形者，馳書叔未以相誇示，謂為難得。叔未則

謂此背作鳥形，極翔舞之致，在漢畫象中亦至精者。嘉善閔笏山以大錢二百得一於河南禹州，道光癸未初冬，亦歸於叔未，值銀四餅。笏山云：「偶郊行，乞火於農家，以此盛火石應客，因得之。」

張叔未藏新莽五銖泉範

古時鑄泉之法，先琢成土型，次鎔作銅模，【即今時流傳之範。】然後凍土實，填銅模中，印取泉文牝牡之形。如是者二對，合之，便可冶鑄。如銅模，泉文具列面背者，顛倒互合，止須一模，故今時所見面背具列之範，只一片已全。若泉文，純面純背，則模必兩片，方可對土印合。惟張叔未所得五銖泉範，一純面，一純背，兩片皆存，可稱全璧。至如墨本中半兩泉範，長圓者一，列泉七，圓者二，一列泉八，一列泉九，皆止有字一面，蓋遺失其無字者一面也。叔未因悟鑄半兩泉時，其範止用純面純背，初鑄五銖時亦然，繼乃日就巧便，每範面背並列，故五銖範已有半面半背。而新莽各範，絕無純面純背，此可歷驗而得。其家藏五銖全範，定出漢初而非東漢。至隋，歷朝五銖之範，益可知矣。

張叔未藏新莽錯刀契刀

錯刀，「一刀」二字陰識，以黃金錯之，「平五千」三字，陽識。平，即直也。《漢書·食貨志》徑作「直五千」似班氏改之，於義雖無所戾，然竟非本事。「契刀五百」字，并陽識。「契刀」二字橫列，與錯刀位置不同。契，《食貨志》作「契」。按《說文》，契，刻也，從木從。契，大約也。從大從。二字不同義，錢獻之辨之甚晰。嘉慶壬戌，紹興蕭友楚嘗以錯刀贈張叔未，而叔未又於癸亥得契刀於杭州童佛庵，皆精美無比。

張叔未藏宋臨安府鑄牌

嘉慶癸亥，張叔未購得南宋五百文銅鑄牌，價錢二千。「行」字中有一點，為當時俗體，今牙行牌子猶有沿此者。《金石契》重刻本自此鉤取，確為南宋舊物。嘉、道間，仿鑄者紛出矣。此牌北地絕少，翁秋部藏古泉甲天下，迄未得也。

藏古泉之難久遠

李竹朋言藏古泉家能保守以垂久遠者頗鮮，翁宜泉所藏早已易主，劉青園後人振齋於海豐任所殉難，古物蕩然。顧湘舟之泉，吳門陷後，不知作何歸宿。吳堯仙之泉，昆陵陷後，聞已散佚。粵寇陷杭，戴文節之泉亦無下落。惟吳我鷗後人號小鷗者，尚好古，可喜也。吾鄉涓園所蓄，早歸他氏。劉燕庭舊藏，今亦散出。惟吳子苾後人仲飴庚生，雖於泉不尚專門，然能世其家學。王戟門、鍾麗泉兩家後人，皆能謹守弗失，則未易得者也。或晤吳荷屋、鮑子年族裔於滬，詢其舊藏，答曰：「吾輩謀今日之錢尚不暇，何能計及古泉耶！」

古錢劉

光緒初，京師琉璃廠有劉某父子，皆鬻古錢，其所考據泉之種類，有出於各家著錄之外者，人因呼之曰古錢劉。

鮑子年論好古泉幣者之弊

鮑子年嘗言潘文勤《攀古樓款識》調好古者有三弊，余謂好泉幣者亦然。詆諆前哲，非笑同人，故創一解，戛戛生新，其弊也矯。按圖索驥，闕一不可，累百盈千，悉應屬我，其弊也癡。好異矜奇，侈為獨得，自欺欺人，強詞滋惑，其弊也誣。文勤為之失笑。

楊叔嶠藏直一莽泉

楊叔嶠京卿銳有直一莽泉，無「小泉」二字，非改刻。湘潭葉奕彬主政德輝嘗謂無文錢，皆以舊錢去其字，無真鑄也。

楊叔嶠藏招納信寶錢

招納信寶錢者，宋劉光世所鑄，以完顏昌屯兵承楚，其眾欲思歸，欲攜貳之，乃鑄金銀銅各錢，文曰「招納之寶」，獲之不殺，令持錢歸。其徒有欲歸者，執錢為信，歸者不絕。楊叔嶠曾藏其一，背文上一「使」字，下一花押。

陳笠唐藏孝建四銖

孝建四銖一品，大如常錢。陳笠唐戶部昌曇所藏最多，而皆小品。有一面文「孝建」二字，背無文。一面文「孝建」二字，「孝」字居左，「建」字居右，背文曰四銖。一面背同文，曰「孝建」。一面文「孝建」二字，背文「四銖」二字。一面文「孝建」二字，背文倒書「四銖」二字。一面文「孝建」二字，背文「四銖」，上下四星。一面文「孝建」二字，背文一「四」字。

李荔村藏五行大布

李荔村戶部夢瑩得五行大布一品，背文上有雲形，下一雞，左右「團圓」二字，孔圓。蓋因宇文氏錢式精美，故摹倣刻畫，別鑄為玩品也。

葉奕彬藏鑲鐵五銖錢

五銖有鑲金者，有鉛土雜鑄者，而鑲鐵者甚少。葉奕彬嘗得一枚，穿內露銅質，而外皆以鐵鑲裹，鐵薄於竹衣，精品也。

葉奕彬藏莽泉

莽泉，大泉五□有小如小錢直一者，小錢直一有大如中泉三□者。此二品最稀見，葉奕彬皆有之。惟晚近之小泉直一，偽造者多出蜀中，其錢質厚而篆不精，望而知為贗品。凡莽泉，□字中豎兩斷，以此驗之，真贗立辨。

葉奕彬藏五銖錢

今所傳五銖錢，有一品，面背均有五銖字；又一品，面文曰「銖」五；又一品，「銖」作「朱」；又一品，有「一錢文直一」五字，葉奕彬皆有之。有較小五銖為大者，乃陳笠唐所贈，曰吳興，銅色微赤，字體在楷隸之間。

葉奕彬藏六朝厭勝錢

光緒丙申夏，葉奕彬於都門隆福寺得小錢三品，一面文曰「子丑寅卯」，一面文曰「辰巳午未」，一面文曰「申酉戌亥」，背皆有屬蟲，其龍形如犬猴，四足伏地，不作立狀，與漢碑畫象合，六朝厭勝品也。又有一品，曰五毒驅邪，背文鑄五毒形，銅色紫紺，篆法整齊，亦厭勝品。

葉奕彬藏男錢

錢徑一寸，重四銖半，代謂之男錢，葉奕彬有之。男錢者，對於女布而言，言佩之則生男也。五銖肉郭既除而其質弱，則曰女布。

葉奕彬藏乾封泉寶

乾封泉寶，楚馬殷錢也，其文沿用唐高宗錢，此如王審知之鑄開元通寶，王延義之鑄永隆通寶耳。葉奕彬藏有二品，一銅，背無字，一鐵，背有「策」字。

葉奕彬藏景祐錢

宋景祐初鑄錢，以藥化錢，與藥雜鑄，輕重如銅錢，銅居三分，鐵居六分，然亦有不以藥化者，葉奕彬曾藏一品。

葉奕彬藏崇禎通寶錢

明崇禎通寶錢。有「皇敕嘉忠制府共封」八字，一錢、八錢兩品。又有「新釐」二字者，又有偃月及新文者，葉奕彬悉有之。

葉奕彬藏安南銀幣

安南有銀幣，文曰「精銀壹兩」，背文「嘉隆年造」，側文「值錢貳串捌伯」，當中國庫平壹兩三分，葉奕彬藏其二。

葉奕彬藏朝鮮、琉球、日本錢

朝鮮通寶，略如我國制錢。琉球通寶作橢圓形，徑寸半。光緒丙申，葉奕彬得之於津門。又在京師廠肆得日本天保通寶，與琉球錢制同，乃知琉球固有所依仿也。

趙伯英藏北宋崇寧錢

黑龍江之綏化【土名北團林子。】西北，在通肯河東南，沿河一帶，據其地墾荒者言，往往拾得北宋崇寧古錢。綏化北境上集、廠界、三道崗、二道崗等處，亦常拾得崇寧大錢。光緒初開墾時，有一日拾得數□錢者，大者徑寸許，【即崇寧重寶。】趙伯英嘗得三品。

趙伯英藏金太和錢

金天命己酉，太宗禁民漢服，令俱禿髮。而章宗太和錢式，則仿宋崇寧。又有背文雲形、雙犀角、方勝、珊瑚樹之類，仿宋大觀，殊不可解，然亦以章宗留意書畫故耳。趙伯英曾藏三品。

趙伯英藏金大定通寶

金大定通寶，背文有「崇寧通寶聖宋元寶」字。蓋金之錢制，多仿宋徽宗錢，惟以一錢而鑄兩國年號，可知金人自有平分宋室之意也。趙伯英藏其一。

趙伯英得歸化貨物布

有骨董客嘗掘物於歸化城，得王莽貨布等類。或得一劍，上有文四行，不可識。歸化自漢以後，始隸版圖，則此或三千年前之外國文字也。趙伯英嘗得之。

世祖得石鼓

世祖入關，得重三百餘斤之石鼓一架，為六朝故物，並有桐木所製之木桴。

張幼量愛石

鄒平張幼量，名萬斛，嘗行長白山中，見有巨黃石，甚佳，乃以牛三百頭，拽至其家之園亭，每語人曰：「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。」又嘗愛一竹根石，大不盈寸，根節宛然，常日夕撫玩不去手。

馬嶠谷藏靈璧石

皖之靈璧山產石，色黑黝如墨，叩之，泠然有聲，可作樂器，或雕琢雙魚狀，懸以紫檀架，置案頭，足與端硯、唐碑同供清玩。海內士夫家每搜藏之，然佳料不多覯，大率不逾尺也。明季，土人得石二，高可作屏風，厚數寸，紋緻色潤，罕物也。僧悟本性愛石，卓錫於洪湖之老子山，一日，渡湖西，過靈璧，聞人言石之鉅，訪土人，乞購，乃以數金歸僧。僧買舟，運以返，度其脩短，招吳中著名石工，資以來，製之為磬。其繫繩處，天然有九竅，玲瓏宛轉，似連環。歷二年，工始竣。適海潮頻作，蘇之阜寧、鹽城間浮出香楠無算，僧得其數段以為之架，於是稱美觀焉。

未幾，僧死，徒不能繼師志，藏物漸漸佚，惟雙石作佛殿供品，有所顧忌，不敢棄也。高郵進士吳某選盱眙令，舟過老子山，遇風不得渡，入廟瞻禮，見石，詫為奇珍，摩挲不忍釋。抵任之次年，客有談及者，輒贊歎。客謂此區區者，固不難強致之，吳默然。未逾月，客挈悟本之徒至，言寺傾圮，乞使君資助。吳應之，給以金三百。徒感謝，願獻雙石為壽。吳陽拒，客再三強，始受。蓋此乃客計，直以三百金購之耳。吳因運石至高郵故里，旋解組歸，築小園置之。

吳故名士，交遊滿天下。時世祖方定鼎，招致遺賢，就徵入都者，率道出高郵，往訪吳以伸款洽，睹此雙石，歎為得未曾有，爭賦詩以志其盛，中以益都馮文毅公溥、合肥龔鼎孳尚書所作尤名貴，吳固喜為傳物也。杭人徐章向給事於明宮，擅雕刻技。南都不守，流落江淮，吳訪而致之，使以馮、龔諸作及己之贊記，摹諸石。徐乃以深鉤之筆，分刻石竅中，見者驚為絕藝，遠道文人且或貽書相問訊。吳樂甚，於是遍贈拓本。既下世，其孫荷生亦寶貴之。

乾隆初，淮鹺發達，鹺商各出其羨餘以從事園林，竭力羅致珍玩。祁門馬嶠谷刺史曰瑄為群商領袖，營屋天寧門街，土木丹青，備極美奐，世所謂小玲瓏山館者是也。其奴劉二曾役於荷生家，為言雙石之妙，因納交於荷生而得之。

宋牧仲藏怪石□六枚

齊安怪石名天下，自宋蘇東坡時始。宋牧仲判黃州時，遍求不可得。所謂聚寶山者，斷嶺頻岡，纍纍皆粗石也。康熙乙巳秋，其友人屢以石餉之，較文辨色，得□有六枚。牧仲乃置於晶盤，注以泉水，各即其形象名之，而繫以贊。

一圓透徑寸，色黃白，上有紅文，鋒稜如剪，名之曰宜春勝。

二如紫菱，有僧默坐蒲團，凝然在望，其達摩壁上影乎？因名為達摩影。

三如菱而小，上淡墨色，裏肉其內，下紫色瑩澈，白文縷縷，眉目宛然，與鴛鴦無異，旁有一卵，以翼覆之，是為紫鴛覆卵。

四類棗而匾，色白，內含碧草數莖，如寒潭秋藻，因以命名。

五為紅蜀錦，大如栗，文彩如織。

六如紅豆，內有圓光隱隱，非朱霞籠月而何？

七為鬼面石，大如指頂，色紅白。

八則玉貝葉也，以淡墨包深紫色，類鴛鴦石，上有白玉貝葉。

九匾小，色白，三星在列，是為三台象。

□圓而白，形同芡實，雙眸炯炯，所謂白眼看他世上人也，名雙白眼。

□一曰紅蝦蟆，造物之狡獪，固如是哉，何其宛相肖也！

□二青黃二色，形類棋子，有鸚鵡眼一。

□三與紅蝦蟆相伯仲，眼差小而口甚分明，背有紅點，曰紅蟾蟾，文之也。

□四匾小而長，彷彿美人之肌膚，有癍，殷然可愛。或曰，此楊妃癍也。

□五如大松子，青色白點，光比貓睛，因名之為賽貓睛。

□六則諸石之殿也，殿諸石，等諸石矣。棗形冰色，上下白點二，儼然冰天皓月，影在地上，是名冰天月。

明珠藏紅寶石

明珠有紅寶石，徑五寸，室中視之，微似黝黑，映於日光中，則丹耀煥發矣。門客有戚宦滇南者，出是為式，使覓之三四年，弗得，懸價三千金，而市賈所呈，至二三百金而止，皆短小邪曲，雜以瑕類，求其瑩澈合度者，無有也。寶井屬騰越州，州為滇之極邊，井去州城五百餘里，荒遐嶽嶮，絕無人煙。採寶者結伴裹糧，攜兵械而往，或弗至，至而無獲，獲而歸途仍喪於猛獸、瘴疫、盜賊者多。採之之法，井在萬山中，攀援陟降而後入，深數□仞，以長絙繫身，操椎鑿赴之，得石一塊即出，同侶共擊數枚，不敢復留。歸而日磋磨焉，晶瑩則寶出，鉅細隨所鍾，如粟荳者，亦寶也。或質本鉅而椎傷之，難得二三寸者。其最佳者，常價之二三百金、百金者也。客終以弗能愜貴臣意為恨，求之未已也。

石異

康熙時，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，大如斗，剖之，得雌鴛鴦石一枚。後復過此溪，又得一石，剖之，得雄鴛鴦石一枚，因琢為雙杯而實用之。

高宗仿製石鼓

國子監石鼓新舊各□枚，新者為高宗命工仿製者，以滇中白石為之，文鑄鼓面。舊者不似鼓，形亦不一，鑄文於腰。其一似中斷後，為人製作。舊者餘九，亦剝蝕，無一完好。石色黝，似髹漆者。且剝落一片，字尚存片上，若樹皮之剝落然。

汪松麓觀石鼓文

歙縣汪松麓副貢肇龍在京師時，一日，挈秀水鄭師雍游太學，觀石鼓文，曰：「是可注而讀也。」退則摹其文而注釋之，因著

《石鼓文考》，定為周宣王時史籀所篆。松麓於尊彝、鐘鼎、諸古篆、雲鳥、蝌蚪之文，遇目輒辨，且可於暗中手捫而識之。

伍拉納藏空青

凡石中有水者，俗謂之空青。乾隆時，伍拉納曾藏水晶空青，中有魚形。俗傳空青為山膽，山谷有之。然考《本草》，空青生益州山中，弘農、豫章間有之，他山則愈少矣。有白青、綠青諸名目，能化銅鉛為赤金，治目之聖藥也。腹中漿涸，埋土中七日，汁液重生者真。或又謂空青多為蛟龍所覆，以致人世罕覩，則齊東野人之語也。袁子才曾於貴人家見一石卵，內外瑩澈如水晶，中有漿汁，隱隱流動，下蹲一白兔，躍躍欲飛，云是空青，此又別一種類矣。

徐某論所見英石

英石，出廣東英德縣，城臨大江，石山四繞。德清徐某嘗登南門睥睨以望之，大山如屏幃周遮，小山若峰刃矗立，皆英石也。石工入山，擇其形勢適用者，鑿之以歸，大者充園囿中假山之用，其小者或剖而分之，或黏而合之，作几上假山及案頭硯山之類，均以皴瘦透秀四者備具為良。徐於廣州歸德門某肆見一臥石，長可丈許，皴紋極細，皆具峰巒形，蓋設肆者將以漸鑿取之，為假山、硯山以售於人也。

徐在嶺南久，曾見最奇者三石，一為嶺商吳某家几上之石，高尺有五六，長三尺餘，千峰萬嶂，長互連綿，其下坡陀，若臨水際，宛然衡嶽排空而湘江九曲環迴於下也。右首邊際石壁鐫八分書「南嶽真形」四字，朱文印章一，曰「沈漪字文瀾」，大如豆，蒼老工緻。一為兩淮運使趙之璧之石峰，蓋其祖勇略將軍良棟所遺也，高三尺餘，上巨下削，根具三足，嵌入紫檀座，絕似奇峰插天，初無造作痕，峰半篆書曰「一柱擎天。河北韓世彥書」數字。一為梧州太守永常之硯山，長五寸，高二寸餘，峰巒挺拔，巖洞幽深，面無反正之別，五嶺、九嶷不足奇矣。此三石者，玲瓏宛轉，奇特嶮巖，曲盡皴瘦透秀之妙，真上品也。徐，乾隆時人。

孫文靖藏文石

滇中產文石，乾隆庚寅，孫文靖公士毅督黔學時，曾得其尤者百規，乃建竹室，置水盆以養之，曰百一山房。緣一規面幕皆像形，黑質白章，諸景咸備。最異者兩岸陡峭，長松交蔭，急峽中孤舟如駛，上坐一人垂釣。石不盈二寸，人僅一粟，而鬚髮眉目神彩如生，絕似黃大癡富山春筆意。又有人在楚購一盤七枚，多碎錦紋。一枚作一遠樹鴉枝，薄靄蒙之，題曰月中桂。

孫訥夫得佛靈石

常熟孫訥夫太守於乾隆戊申，從征廓爾喀，獲一石於丹達山，名之曰佛靈石。旋奉母諱，哀勞致疾，歿於打箭鑪之帕朗古營次，地僻不得棺，斬大樹，刻其中以斂之。當易簣時，謂從者曰：「毋棄我石，留以示我子孫。」及歸櫬時，載石以俱，太守之子子瀟編修原相作歌以紀其事。

曹森藏昌化石

張芑堂嘗過武林之北關門骨董攤，得舊昌化石一枚，四面皆有畫意，一面金碧山水，彷彿小李將軍；一面蘆葦，彷彿米虎兒；一面水雲，因題「水流雲在」四字於上；一面秋山，似宋人劈斧皴。後攜之吳江，曹孝廉森與芑堂善，見而愛之，遂以贈曹。

蕭文藏寶石素珠

滇中產寶石，紅者尤貴，藍次之。紅之明透者，以一丸置盃中，注水其內，則滿盃紅霞。次則碧璽之老坑者。其新坑者，一年而滯，二年而淡，三四年如水晶矣。翡翠蘊於黃石中，剖之，乃得，然大者不易得。乾隆中，東川守蕭文在滇三□年，集成素珠一掛，玲瓏剔透，玉潤珠圓，中惟七八顆為江水綠，百餘顆皆鸚鵡羽。帶之以行日中，青霞蔚起，不可逼視。

石有詩句

嘉、道間，有人寶一水石，上作山樹形，尾有杜詩一句云：「石出倒聽楓葉下。」其人絕愛之，行篋常以自隨。一日，過黔州某溪，偶於篷窗把玩，失手墮水，因停舟，雇人撈之。良久，得一石，大小無異於前，而花紋迥殊，末亦有詩句，則「櫓搖背指菊花開」也。再下搜取，復得前石。

蔣稻香藏黃蠟石

嘉興蔣稻香有黃蠟石，酷肖貓形，黃香鐵待詔題之為洞仙哥。

縹雲石在石門福嚴寺

康熙初，吳六奇將軍贈查伊璜孝廉之縹雲石，曾至海鹽顧氏，後仍歸海寧，為馬容海光祿所得，馬歿而石尚存。道光己酉，石門蔡小硯學博為馬氏之甥，從容海之裔乞之，移置石門玉谿鎮之福嚴禪寺，與里人徐亞陶太守寶謙商推位置，乃於寺之西偏隙地，開池鑿石，特立其中，戴文節公為之作圖勒碑。

石碑石獸

咸豐癸丑，粵寇洪秀全據金陵，掘土築城，得古石器甚夥。最奇者為石碑，高丈餘，闊三四尺，石黑如漆，上鐫一女子，支頤閉目，頸拖一練，下有古篆數字，人莫能識。扣之，聲鏗然，似空其中者。後聞為西人所得。又有石獸一，狀如豕，尾大耳小，長約三尺，高可二尺許，質甚堅緻，碎之，腹中臟腑皆備，不知何由置入，亦莫識其何所用也。

張午橋藏石甚富

張午橋藏石甚富，悉儲於唐石軒。自唐迄楊吳，得若干種。其唐田洗泊夫人冀氏合祔兩志，尤為精俊完整。吳讓之為作楹聯云：「家有貞元石，人彈叔夜琴。」即指此兩石也。午橋，名丙炎，儀徵人。

某甲藏馬精石

浙中某甲於市見一圓石，大如鵝卵，光白可玩，以錢數□文易歸，初不知重也，供壓書鎮紙之用而已。一日，有西賈來，見之，反覆詳審，問願鬻否。甲知有異，即曰：「非善價，不沽也。」賈問值，甲戲之曰：「銀幣百圓耳。」賈曰：「謹如教。」甲大駭，問石何寶，但請一言其異而後可。賈慮其中悔，甲誓不翻變，賈曰：「須二三齒德俱尊者至，署券交易，然後告汝。」甲如言署券已，賈付價收券，握石在手，囑甲取清水一盂出，置石水中，石入水，忽表裏瑩澈，了無翳障，中現一小馬，狀極神駿，若躍躍欲動。甲與鄰人俱大驚異，問石何名，曰：「此名馬精石，稀世奇珍也。」

余某江某藏雨花臺石

江寧雨花臺所產小石，五色斑斕。光緒時，將備學堂學生余某，一日，雨後登臺，得一石，徑寸餘，白質瑩潔如水晶，中有人影，作軍士荷槍狀，口鼻眉睫及冠上徽章皆可辨。余故貧，付之質庫，得四□金，已出非望，竟不贖也。又某校教員有江某者，曾得一石，上有紅日一輪，下為兩雞相對，羽色畢具，冠距嶄然，質晶瑩，映日益顯，乃以八金購得之。

趙爾豐蓄寶石

趙爾豐嗜石成癖，收藏極富。督師川邊時，曾於察木多附近淺渚中獲一石，溫潤縝密，迥異恆品，色深綠，白紋密布其上，屈曲遒勁，有折股屈鐵之勢。攜歸，置案頭水盂中，紋益顯，諦視，則縱橫顛倒，悉成文字，且篆籀行草真楷以及滿文、番書無體不備。趙大喜欲狂，因與幕僚研究之，得真草篆籀各體一百八□九字，滿文五字，番體書【即梵文。】八字，鳥篆二，獸篆一，共二百五字。復有人物□餘，眉目畢具，栩栩欲活。尤奇者，初視祇一字，略一轉側，即變化不測，或易體為二三字，或五六字，甚有一字變至□餘字者，且點畫完整，可一望而知為某某字。至筆力之蒼古樸厚，姿勢之跌宕秀逸，猶其餘事。寶之，因著《靈石記》以誌其事，並倩名手繪圖，遍徵題詠。

況夔笙得阮文達家廟藏石

文選樓在揚州太傅街阮文達家廟之後進，中有藏石，漢畫像一，北齊、北周造像各一，并嵌置壁間，此阮仲嘉《瀛舟筆譚》所載者也。況夔笙據以求之而得，完整如新。漢武氏畫象殘石，高四寸一分，寬六寸五分，左形鹿，右分書一分，舊釋，惟「此萬

金」三字可辨。細審「金」字上一字，左偏作「田」，筆畫顯然，當是獸字僅存一角。武氏可室畫象，并陽文隆起，此獨陰文勾勒，惟分書則酷肖漢蹟耳。北齊道祖造象，武虛谷曾藏之。北周曇樂造象，真書，徑五分彊，環列佛座三面，石高三寸二分，前後面各寬八寸五分，側面寬七寸五分，□九行，行二字至六字不等。

某世家子有□七寶石

河南禹州城濠外有小河，亦產石，較江寧雨花臺所產者尤奇。某世家子有石癖，僑寓此土，竭數載之力，得美石□七枚，因名其館曰□七寶石齋。嘗出□七石示客，皆神工鬼斧，畫本天然。中有白石一枚，上有墨梅一枝，虬幹離奇，花朵皆雙鉤金邊，點畫明晰。又有黑石，上現雪山，雲氣沈沈，宛是凍合玉樓之象。又有翠石一，上有紅牡丹一株，背現「富貴」二字，紅花綠葉，奕奕有神。此外則有漁翁垂釣者，有一樵叟獨立者，有萬壑千巖，小橋流水，鳥翔山巔，獸走石上，栩栩如生者。又有一石，色如羊脂，長約二寸，寬一寸有奇，平視之無所見，諦審之則見二人並立，作攜手遙指狀，隱露小字，讀之，則「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」二句也。

何茝汀觀少林寺石

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供粗石，高逾二尺，廣逾七寸。石面似乎，然或凹而或凸；石質似淨，然或黑而或黃。摩挲之，了無異處，及退觀五六尺許，則漸露人形，至丈餘，則儼一達摩像矣。諦視腮邊短髭，與世人所繪無纖毫異。相傳其地為面壁處，精神所注，可終古不磨也。汲縣何茝汀太守棧曾往觀，歸而為人言之。

塔影石

太極石，產湖北宜昌東湖縣北大王坪山，此石橫開，有白圈，作太極形；直開，則尖峰聳上，儼如七級浮屠，故又名塔影石。宜昌宜都之蒼茫溪亦產之。嘗有人琢之以為插屏，朱劍芝曾往觀之。

魏叔子題不去廬硯

順德羊額鄉仁里坊有古屋，砌石為牆，夾木為柱，相傳為明末義士故居，其額曰不去廬。蓋明季大兵入粵，何不借兄弟與屈大均、陳巖野諸人謀反抗，先後響應，誓死不去，以是顏其齋。及敗，兄弟赴井死焉。其後人某淘井，得古硯一方，石翠斑斕，古氣盎然，背有文作漢隸，刻「天地之壽吾其並」七字，為魏叔子題。又得殘碑半角，敘先烈死義事甚詳。

陳其凝見龍蛇硯

雍正時，陳其凝館江寧駐防某副都統家，有人以一端硯質銀三□金。其硯長七寸許，闊約五寸，高二寸，而有隱隱白文二道，彷彿龍蛇其跡，有似薄紗蒙障者，各自邊相向而起，漸騰漸近，觸之即退回，少選復如是。每一時辰，騰迴約有二三次。畢歲玩視，始終無異。天將陰雨，若有雲霧紛蒸然。

姜西溟藏古端硯

姜西溟有古端硯一方，長五寸，闊四寸，式古樸，絕愛之。劉繼莊亦見而贊賞。後為顧華峰醉後使酒所碎，雖以膠漆附會之，非完璧矣。

林同人藏銅雀瓦硯

銅雀瓦之琢為硯者，類皆贗物，蓋其色澤款識皆不足以動人，吳中駟僧類能為之。甘泉宮址在陝西淳化縣山中，康熙辛丑，侯官林同人從其尊人宦遊長安，與祝光遠自三原往遊其地。見道旁耕夫鋤田，積瓦礫如邱阜，皆隱隱有文，多刑缺不可識。因憩於樹下，見有小物墳起，剔之，遂獲一瓦，甚完好，字畫獨全，亟懷以歸。瓦徑五寸強，厚一寸弱，圓一尺六寸弱，上有「長生未央」四字，背平，可研墨，以水漬之，有翡翠紋，如古彝器，即唐、宋以來所謂瓦頭硯者是也。以入土歲久，其質理自溫潤可愛耳。王文簡公士禎為題詩云：「漢宮一百四□五，【《三輔黃圖》：漢畿千里，內外宮館一百四□五所。】橫絕南山包九嶼。未央、建章最廣麗，渭北更起甘泉宮。甘泉之山化金碧，千門萬戶交玲瓏。通天臺高屹宮表，下瞰雲雨青濛濛。武皇求仙跨滄海，射魚牽犬東門東。【秦始皇記立石東海上，以為秦東門。】孫卿已誅五刑死，飛廉桂館猶龍從。上陵磨劍勢一變，雲陽煙草悲秋風。甲帳珠簾盡黃土，何況片瓦埋荒叢。林生好古極幽蹟，短衣匹馬空山中。太乙壇邊弔鉞，悲歌躑躅斜陽紅。此瓦出土事非偶，長生古篆疑神工。濯以清泉襲綈錦，攜歸嶺海光熊熊。令弟【同人之弟古人也。】繪圖亟示我，使我懷古憂心忡。終南、渭水舊遊歷，漢家陵闕隨飛蓬。豈知一瓦供賞識，遠與石鼓岐陽同。兄視羽陽弟銅雀，纖兒慎勿加磨礱。」

何義門藏文徵明硯

何義門嘗築三間小屋，時適獲文徵明所用圓硯，殊不下墨，底有八分「寶爾敬游翰墨之用，華陽隱居」□二字，相傳陶貞白□寶文中第九，是硯為其故物也，因名之曰寶硯齋。

陸濟蒼藏宋孝宗硯

平湖松廬山房道士陸濟蒼，名微。嘗於鄰圃得古硯，額鐫遠岫奇峰，背鐫宋孝宗御押，有「希世奇珍」及「米芾」字，隱隱可辨。或曰，宋殉葬物也。濟蒼寶藏之，陳清柯太守為作長歌記其事。

黃莘田藏□硯

永福黃莘田大令任有硯癖，自號□硯先生。吳中林太守廷華嘗作歌贈之云：「□硯先生淡無欲，作官不戀五斗粟。歸來傲殺黃菊花，俗塵不敢相觸。叩門惟有陳【學圃太史。】趙【明序。】予，城北徐公【嫻雲。】交信篤。室中更喜吟伴多，飢來頃頃餐珠玉。硯癖不顧千金鏹，詩成自謂萬事足。今春見我絕糧詩，大笑謂我未免俗。相別先生二□日，近狀直登高士錄。聞有陽翟大賈人，推轂先生造門數。先生堅臥竟不起，謂此衡茅不足辱。賈人歸望長者車，寄聲無事苦踳踳。囊中自有千黃金，可為先生具&~MWMZO。先生笑謂我不貧，明月清風皆我屬。田荒偏喜令威瘦，水清且給陶泓浴。三山作鄰不待買，倚閣年年眉黛綠。此身一落阿堵中，入山恐愧紅躑躅。春風春雨日杜門，把筆自譜游仙曲。」

陳昆玉藏松硯

海寧陳昆玉茂才璘嘗得激泥硯，琢為松形，鱗而怒勃，號曰松硯，出入必與偕。既頻年不得志，北游燕齊，一旦倦游而歸，杜門卻軌，尋理故業，置歐碑座右，而以松硯署其齋，日夕摩挲之，曰：「松乎，石乎，其吾歲寒之友乎？」昆玉，乾隆初人。

袁子才藏綠端蟬腹硯

文天祥綠端蟬腹硯，修廣各三寸餘，受墨處微凹，底圓而凸，象蟬腹，沿左邊至頂，刻謝皋羽銘云：「文山翠髯之明年，疊山流寓臨安，得遺硯焉。憶當日與文山象戲，譜玉（上普下足，疑為&~TLRO;字）金鼎一局，石君同在座。右銘曰：『洮河石，碧于血，千年不死甚宏骨。』」款識「皋羽」二字。袁子才貯以檀匣，而識原委於匣蓋：「乾隆丁未□二月，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，王仲瞿舟過相值，知為文文山故物，以番錢廿元得之，轉以見贈。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，為作匣，兼招詩各賦一章。甲寅六月望日，袁枚記於小倉山房，時年七□有九。」

趙甌北藏天錫永寶硯

趙甌北嘗入市，得一古硯，豬肝色，有鸚鵡眼二，厚寸許，長四寸有奇，廣半之，背刻「天錫永寶」四字，其右有「水雲」二字，乃小篆文，左側刻楷書一絕云：「斧柯片石伴幽閒，堪與遺民共號頑。試憶當年承賜事，墨痕如淚盡成斑。」考《改蟲齋筆疏》，知為汪水雲硯也。水雲，名元量，字大有，以善琴事宋謝太后。宋亡，隨三宮入燕，此硯蓋承直時所賜，故有「天錫永寶」之刻，其絕句，則亂後追感之作也。水雲《北征》詩有云：「北師有嚴程，挽我投燕京。挾此萬卷書，明發萬里行。」則此硯亦必攜入燕，以詩寫授瀛國公者。

周七峰藏謝疊山賣卜硯

周七峰得片石於敗寺中，石支案，厚積垢，歸而滌之，則硯也，厚一寸，廣五寸，修九寸許，黝質細理，樸淳尚拙，額泐「橋亭卜卦硯」篆書五，側有程雪樓草書銘，漫滅不可讀，背泐「宋謝侍郎硯」，蓋謝疊山物也。明永樂丙申，洪水去，橋亭易為疊山祠，掘地得之者。疊山去信州，度事不可為，變姓名賣卜建陽市，誓將與硯同隱。而宋亡，志不果，趣之北，死志既決，欲令精魄與硯並沈，乃瘞此硯於橋亭下。

朱笠亭、丁龍泓皆有硯癖

朱笠亭有硯癖，聚數硯，日夕摩挲之。一日，張芑堂過談，言及丁龍泓，笠亭重其人品，顧芑堂曰：「此室將以友石居名之，必得丁君書，乃可與數石共古。」遂作書屬芑堂致龍泓。龍泓曰：「余亦有硯癖，所居曰硯林，吾當與樊桐訂石交矣。」芑堂亟鋪紙請書，曰：「硯林、友石，皆其他山之石也。」

朱笠亭藏黃團硯

張芑堂專精金石之學，朱笠亭為其尊人瓜圃主人作傳，因舉瓜硯贈之。笠亭重其意，且佳其石，名之曰黃團，系之銘曰：「傳瓜圃，得瓜硯，黃團繫門心所羨。」芑堂大喜，為欣然鼓刀，勒於硯陰，自是而黃團硯為笠亭所藏矣。

顏介子見英德硯山

姜紹書嘗見一石子作太極圖，是猶紋理旋螺，偶分黑白也。顏介子所見之英德硯山，則上有白脈，作「山高月小」四字，炳然分明。其脈直透石背，尚□稀似字之反面，但模糊散漫，不具點畫波磔耳。諦視之，非雕非嵌，亦非漬染，真天成也。

鐵冶亭藏南唐歛石硯

曹秋岳侍郎溶《製硯》詩：「南唐官務久凋零，海國重來倚玉屏。」而鐵冶亭尚書保則藏有宋歐陽修南唐歛石硯，歐陽自記云：「此硯用之二□年矣。當南唐有國時，於歛州造硯，務選工之善者，命以九品之服，月有俸廩之給，號硯務官，歲為官造硯有數。其硯方而平淺者，官硯也，其石尤精，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。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。原叔家不知為佳硯也，兒子輩棄置之。予初得之，亦不知為南唐物。有江南人年老者，見之，悽然曰：『此故國之物也。』因具道其所以然，遂始寶惜之。其謫夷陵也，折其一角。皇祐三年辛卯，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記。」冶亭及弟閻峰侍郎均有詩紀之。

鐵冶亭藏山高月小硯

恆益亭中允裕舊藏一硯，曰「山高月小」。其同年友鐵冶亭見而愛之，向索而未與。乾隆壬寅，益亭以酒病，以窮死。易簀日，冶亭在側，益亭執其手而泣曰：「吾與君永別矣。家室妻子都不問，吾何以葬乎？」冶亭泣對曰：「棺衾及一切應用之物皆備矣，可無慮。」益亭色喜，慨然曰：「吾得友若此，復何憾！」喘稍定，語冶亭曰：「吾將以硯贈君以誌別。」因呼其子取硯至，摩挲移時，謂硯背有細爪痕，未磨去，君自拭之，毋損石也。遂溘然逝。自是而硯為冶亭所藏矣。益亭，滿洲人。

曾賓谷藏黃石齋斷碑硯

曾賓谷侍郎燠嘗於廣陵市肆得一硯，乃東坡題墨妙亭詩斷碑一片，廣三寸七分，長三寸四分，存□六字，凡四行，一行曰「吳越勝事」，一行曰「書來乞詩」，一行曰「尾書溪藤」，一行曰「視昔過眼」，以背面作硯。右偏之上，刻「斷碑」二隸字，下刻「道周」二字印篆，左刻朱竹垞銘，曰：「身可汗，心不辱。藏三年，化碧玉。」為八分書。

沈石友藏李因硯

沈石友嘗得一小方硯，約三寸許，裝以鈿匣。硯背有李因像，原題詞云：「手澤重看，暗迴溯昔年情緒。綺樓深處，日日神仙侶。作畫吟詩，筆墨生風雨。伊人去，更誰憐汝，似落花無主。昔外子戲以錐畫妾貌於硯背，絕神似，篋藏□五年。今日重睹，不覺淚下，書此曲記之。」李因側有「雪坡」印。李因，號是庵，海寧人，工寫生，適葛光祿無奇，著有《竹芙軒集》，以節著。雪坡為明代和尚，以琢硯名。龐槩子步原韻云：「鬢影依稀，畫眉猶想閒情緒。淚痕凝處，誰是同心侶？匹鳥芙蓉，一幅迷煙雨。【王吏部題李因芙蓉鷺絲畫云：「寒入金塘花葉孤，非煙非雨態模糊。姚家女子丹青絕，寫作芙蓉匹鳥圖。姚月華小傳，嘗作芙蓉匹鳥也，見《婦人集》。】」漂零去，好教珍汝，休怨花無主。」石友，名汝瑾；槩子，名樹柏，皆常熟人。

沈石友藏玉溪生像硯

沈石友所藏古硯有百餘方之多，尤精美者，為玉溪生像硯。石為綠端，像面微側，幅巾半身，袍背鏤花作紅色。石友自題云：「我讀韓碑詩，頂禮玉溪像。千古翰墨緣，神交結遐想。」安吉吳昌碩大令俊卿題詩云：「包山妙筆摹玉溪，端石硯刻神仙姿。沈郎得之日臨池，雪窗更和無題詩。」

俞筱甫藏玉溪生像硯

玉溪生像硯，高七寸五分，【宋三司布帛尺。】寬五寸二分，厚一寸三分。琢池方式，近趾處稍狹，背面琢圓式凹下，而像凸起。像半身右嚮，結帶巾，衣後有花紋方式，略如補服而稍下。其上方題云：「予得宋人寫《無題》詩卷子，首列玉谿像，脫失過半，落墨瀟灑，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。因屬包山子摹此硯背，及刻成，而陸已謝世矣。仲石記。」右下角有「柅香心賞」白文印，左邊稍下有「憲成」朱文印，右側題云：「柅香兄以玉溪生像硯拓本求題，視其神采飛騰如女子，製作之精，可想見矣。愚有上官周《唐宋詩人像》一冊，至玉溪微病其多態，今始知上官氏之學有淵源，非妄為者。仲石不可考。嘉慶丁巳秋八月二日，北平翁方綱。」「蘇齋」白文印。硯趾左偏，石友題云：「我讀韓碑詩，頂禮玉溪像。千古翰墨緣，神交結遐想。」光緒初，此硯曾在俞筱甫家，疑即沈石友所藏者也。

張叔未藏王鐸銘銅雀瓦硯

真銅雀臺瓦，世不多有。嘉慶庚午初夏，張叔未得王文安銘銅雀瓦硯於松江肆中，質極瑩潤，蓋瀟泥為之，上有王鐸小楷書銘跋二，撰書刻俱精，可寶也。其銘曰：「胡以瓦也而躋之棟，沈之淵？胡以吾也而授之几，升之筵，水化匯，而胡以浴雲飛煙？又何知此後之千百年，誰為主也為誰妍？物之遇合也且然。（上罔下皿）&~HYEOG;王鐸銘。」銘後有附記曰：「崇禎□一年，繡衣使者二東張肯仲既余，余再拜而受，識於北都之大明門。時虎警予晨於是門，三□日矣。□月二□一日午時。」

鐸之附記，為明崇禎戊寅九月大兵入塞，京師戒嚴事。「虎」字，當是臣國朝後所搥損者。

張叔未藏陸鶴田草疏硯

陸鶴田觀察光旭在臺省時，直言敢諫。其曾孫念曾居嘉興丁溪之南，曾為張叔未言有草疏遺硯，青氈非故，不知落誰氏手矣。庚午夏，叔未望室悲居，形景相弔，隔溪老嫗，時攜破紙片石，視羸餬口。一日，持此索直百錢。酌水親滌，亟登硯牀。硯有銘曰：「此心赤，堅於石。」

張叔未藏朱竹垞半月硯

朱竹垞半月硯，即以付其次孫稻孫者。石質溫潤，真水磨上上神品。有竹垞隸行銘識，精妙絕倫，文房環寶也。嘉慶乙丑春，張叔未偕葛春嶼過梅里，留李若谷觀妙齋，信宿道古，摩挲把玩，心劇嗜之。丙子八月一日，李金瀾貽書於叔未，云是硯欲售，須銀二□餅。旋詣其齋，如其價得之。又以銀餅□二，得小朱□圭鐘硯。

竹垞所居，為秀水之梅里。里中人知竹垞藏硯之為世所寶也，輒仿製之，並鐫銘其上，藉以為衣食之資。若谷雅善奏刀，此硯亦有仿本。

張叔未藏洮河石硯

宋時所琢洮河石硯，類皆鏤刻人物。張叔未嘗於平湖得一宋製者，亦然，與海鹽錢杳溪所藏僧梵寫經硯相同。蓋西方之人，琢手如是，與歛、粵之石工迥異也。

錢警石得青花硯

道光庚戌二月，錢警石訓導泰吉得穎上《蘭亭》、《黃庭》舊拓本。暮春之初，則獲青花硯，集帖中語銘之云：「欣於所遇得於己，快然自足不知老。閒暇無事修太平，玉石落落是吾寶。」有見之者，謂此青花硯者，一名洮河綠石硯，產於岷州之洮河，瑩然如碧玉也。

鹿篋谷藏蘭成硯

鹿篋谷藏舊硯，正面上下有二活眼，背面之上有五活眼，為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象，有集《四書》跋一首云：「一拳石之多，日月星辰繫焉。磨而不磷，惟我與爾有是夫！」款題「田居」，左側有兩印章，一「黃葉村莊」，一「蘭成」，豈庚蘭成物耶？

陳海樓藏岳忠武硯

岳忠武公遺硯，色紫，體方而長，背鐫「持堅守白，不磷不淄」八字，無款。又鐫曰：「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，與銘字相若，此蓋忠武故物也。枋得記。」又曰：「岳忠武端州石硯，向為君直同年所藏，咸淳九年□二月□有三日，寄贈天祥，銘之曰：『硯雖非鐵磨難穿，心雖非石如其堅，守之弗失道自全。』」八字行書，謝真書。文草書，皆適古。復有小方印，曰「宋氏珍藏」。朱竹垞題識曰：「康熙壬子二月四日，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。」西陂者，宋牧仲中丞居也。另一行云：「雍正八年夏六月□有九月，良常王澍拜觀。」道光辛巳，東陽令陳海樓履和於都門市上得之。

石僧懷硯

石僧者，學無師，居無刹，食無鉢，貌清臞。道光時，往來天津城市間，不乞化，懷一硯，終日玩摩，若甚愛之者，飢則舐硯而飽，倦則枕硯而眠。眠就潔地古樹茂陰下，冬或臥雪中。髮經年不梳，蓬如葆，積垢生虱，人憫而髡之，遂相呼為石僧云。敝衣草履，行歌於途，罕所交言。闍闍僧遇之，相揶揄，即詆訶之，愀然笑不休。春嬉於郊，遇花嬌柳媚處，盤桓久之，或臨流弄水，自滌其硯，硯出五色紋，風清月白，走入敗寺中，置硯於地，以敗絮濡墨，就牆壁淋漓大書，潦草旁斜，殆不可省識，且書且吟，狂發叫舞。人迫而觀之，用絮塗抹，抱硯以去。人知其如此，俟其書畢，興盡而去，徐出辨視，則往往有奇句。

津門梅吟齋素好奇，物色奇士。人告之，未信。一日，遇諸途，拉之歸家，與論詩，初不言，出其集示僧，僧一覽，輒了然笑曰：「君亦深於此道者。」再叩之，默然謝去。久不見，或有謂遇諸羅浮山者，蓋不知所終矣。

宗嘯吾藏阿翠像硯

咸、同間，漢軍宗嘯吾司馬山藏奔古硯最多，有阿翠像硯，高六寸七分，寬四寸四分，厚一寸五分，池琢圓式，四周隆起而中凹下，上方蓄水處亦凹下，占高一寸六分，凹中左偏，有「半山一侶」白文印，背面刻阿翠像，倚几右嚮側坐，右手持卷軸，全身不露足，左方題「咸淳辛未阿翠」六字，分書，像及題款皆凸。右側題云：「綠玉宋洮河，池殘歷劫多。佳人留硯背，疑妾舊秋波。己丑三月得此硯，墨池魚損去之，背像眉目似妾，而右頰亦有一痣，妾前身耶？阿翠，疑蘇翠。果爾，當祝髮空門，願來生不再入此孽海。守貞記。」「馬」字朱文橢圓小印。左側石友題云：「片石歷四朝，兩美合一影。想見畫長眉，露滴玉蟾冷。洗汲綠珠井，貯擬黃金屋。若問我前身，為疑王百穀。刻畫入精微，脂香泛墨池。漢家麟閣上，圖像幾人知？」硯趾安吉吳昌碩跋云：「石友示蘇翠像硯，馬守貞題，可稱雙絕。翠，樂籍，工墨竹分隸。咸淳辛未，宋度宗七年，己丑，明萬曆□七年也。蓋蘇翠，實建寧人，咸淳時，流落樂籍，嘗寫墨竹，旁題八分書，如倚雲拂雲之類，頗不俗，亦作梅蘭。此硯像題款，政作分書，則阿翠即蘇翠無疑。」

宗嘯吾藏陳迦陵填詞硯

宗嘯吾能文善歌，無事輒飲，每酒酣，輒令姬人吹笛，自謳其所填詞。其需次杭州日，嘗得一硯於冷攤，長七寸，廣五寸，上列七星，色白而突出，磷磷如釘，貯墨，可三日不乾。背有六字，曰「陳迦陵填詞硯」。宗自是填詞輒用之。

俞筱甫藏蘇東坡硯

宋蘇東坡硯，作石鼓形，硯背有銘□三字，乃東坡自撰而自書之者，嘗藏曹儂笙家。光緒中葉，為錢塘徐印香舍人所得，貽吳縣俞筱甫別駕。俞卒，遂不知流落何所。

徐氏藏魚腦凍硯

肇慶產硯材，以古名端州，故謂之端硯。道光癸巳，西潦再溢，瀕江廬舍，蕩析離居。是冬，肇慶人民請於粵督涿州盧坤，擬開硯坑，以工代賑。謀於守令，皆曰善。乃於□一月二□七日汲水，明年正月□日采石，三月□日眾至而畢。得石佳者，治三百餘硯，有青花、魚腦凍、蕉葉白、天青、冰紋、火捺、馬尾紋、胭脂暈、石眼諸品。經咸、同粵寇之亂，散失殆盡。徐印香舍人嘗於涿州冷攤，得魚腦凍一方，上有銘，識者謂為希世之寶。蓋盧氏家替，硯遂流落於市中也。孫女新華髻年臨池，輒用之。

李偉侯藏玉帶生硯

玉帶生硯，乃端州產，石質非上品，以硯有白線一痕，故名，為宋文天祥故物，謝疊山、黃石齋均曾寶藏。道光時，歸吳人某。同治時，粵寇李秀成陷蘇州，頗嗜書籍古玩，亦珍儲之。合肥李文忠公克蘇州，得此硯，傳三世。後藏偉侯襲侯國杰家。

馬夷初藏李雲谷殘硯

仁和馬夷初文學敘倫藏有明人李雲谷殘硯，作半月形，其上有陳白沙銘，為屈翁山所書。徐珂曾為題《祭天神》一詞，詞云：「倚小樓江上聽疏雨，幾摩挲，片石韓陵差可語。淵襟自接嶠南，莫道儒冠誤。問而今剩水殘山誰是主，且守缺，文章府，試回首斜日湖濱路。人間世，桑海淚，鵠眼無今古。更何堪關河搖落，邱壑因循，老我天涯，硯北悲秋苦。」

王尊農藏銅雀瓦硯

無錫王尊農孝廉蘊章藏銅雀瓦硯，長一尺有半，寬八寸，其背隱起「建安□五年造」六隸字，甚清勁。明都元敬大書「玉質金聲」四字於上，並有銘，銘云：「昔為瓦，藏歌童，貯舞馬。今為硯，承鉛槧，伴圖史。嗚呼！其為瓦也，不知其為硯也。然則千百年後，安知其不復為瓦也！蓋英雄武人不得而有之，子墨客卿因得而有之也，吾是以喟然有感於物也。」尊農屬徐珂以《高陽臺》詞賦之，詞云：「橫槊空豪，澄泥【銅雀臺瓦，陶人澄泥以締絡，淘過如胡桃油埴埴之，故與他瓦異，見《文房四譜》。】自昔，憑誰共話興亡？瓢囊【硯之中為瓢形。】琴紋，【銅雀瓦硯真者，上有琴紋，見《偃曝談餘》。】月明曾照鴛鴦。苔花【何春渚《銅雀瓦硯》詩：「錫花封兩苔。」】依約西陵碧，【曹操遺命，妾伎登銅雀臺，望西陵墓田，見《鄴都故事》。】夢瑤臺開過昏黃。檢遺銘，雒誦迴環，楚怨微茫。春深待借東風便，奈山河憔悴，門鎖斜陽。銅狄銷沈，還餘臘粉零香。盈盈墨淚含鵲眼，錯鑄成幾閱滄桑。費摩挲，小匣琉璃，相伴吟窗。」

羅艮山之戚某得袁子才印章

袁子才所用印章，今流落人間者，有「頤性養壽」一方，石質為田黃，高四寸，闊一寸六分，重二□四兩。其晶瑩透潤處，皆蘊橘囊文，兼有田黑數點，洵福田石之上品也。石側有黃小松司馬鐫跋百餘字，文字亦雋永可喜，文曰：「福州之田，蘊石如玉，大材尤可貴。聞黃莘田□硯齋、袁簡齋隨園所收殊美，莫能睹。乾隆乙巳春，謁河間中丞大人於祥符，出觀斯石，即隨園之物。石經詞人護藏，今忽登中丞幕府，與文章政事，並暉朗於河聲岳色間。石固有靈，而際遇之奇，亦千秋希有事也。」此印後為羅艮山之戚某所藏。

張芑堂藏古銅印

秀水蔣春雨，名元龍，得古銅印，文曰「海上乘槎客，山中學圃人」。張芑堂見之，曰：「此余家物也。」春雨問何故，芑堂曰：「海上乘槎客，寓張字；山中學圃人，寓瓜圃，非其證耶？」春雨笑頷之曰：「余當以此相贈。」芑堂述之於朱笠亭，笠亭乃題其小像曰：「海上乘槎客，山中學圃人。鍼鋒一粒粟，觀性得元真。」

宋芝山藏漢印

漢印之繆篆，屈曲縝密，取糾繆之義，與隸相通，雖不盡與《說文》合，而損益變化，具有精意，此其所以可寶也。安邑宋芝山學博極嗜之，所藏多至數□枚。

林陟廬藏壽山石印

出福州北門六□里芙蓉峰下，有山焉，連互秀拔，有溪環其足，志云山產石如珉。又云，五花石，坑去壽山□里，宋時故有坑，官取以造器，居民苦之，輦致巨石以塞其坑，乃罷貢。至國朝，每春雨時，溪澗中數有流出者。或得之於田父手中，磨以作印，溫純深潤。謝在杭布政常稱之，品艾綠為第一。

石初剖時，須以琉球礪可磋之。既磋，磨以金閭官磚。磨竟，以水浸檫葉，縱橫揩拭，然後取麝香，平置之几案，運石於鞞，使徐發其光。陳越山、林道儀、彭木、林陟廬率購藏之，陟廬所藏尤精。唐湛一嘗訪之，陟廬出所藏使觀，方開篋，趣令收卻。時高雲客亦在座，見而訝之，笑曰：「不敢久視，恐相思耳。」

汪訥庵嗜印成癖

汪訥庵喜藏古今文籍字畫，尤嗜印章，搜羅漢、魏、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人印極多。凡金銀、玉石、瑪瑙、珊瑚、水晶、青金、蜜蠟、青田、昌化、壽山、銅磁、象牙、黃楊、檀香、竹根諸印，一見輒收，多至數萬枚。著有《訥庵集古印存》二□四卷，又刻《飛鴻堂印譜》三集。金匱錢梅溪曾遇之於太倉舉秋帆制府家，因時相過從。一日，訥庵訪梅溪，見案頭有銅印，鼻鈕刻「楊惲」二字，欲奪之，不許，遂長跪不起。梅溪為所迫，笑而贈之。然訥庵雖富藏，而少鑒別，精粗美惡，皆珍視之，亦可見其好之篤也。嘗自稱印癖先生。

丁竹舟松生藏壽山石印

福建侯官壽山五花坑，多嫩石，質溫栗，狀如玳瑁，價與青田之燈光石相埒，五色備具，光采四射。紅如鞞者，曰田紅。綠如翡翠者，曰田綠。黃如蒸粟者，曰田黃。白如珂雪者，曰田白。琢而磨之，可供玩好，其材又可為私家印章之用。丁竹舟松生家藏印甚夥，多至數千枚，而以壽山石為尤夥，大率為丁敬身、奚鐵生、黃小松、蔣山堂、陳秋生、陳曼生、趙次閑、錢叔蓋諸人所刻，世所稱浙派八大家者是也。

宋時以採石病民，填塞坑路。康熙時，閩人陳日浴等入山重取，佳石漸盡，故賞鑒家以舊藏者為貴。田坑第一，水坑次之，山坑又次之。

潘仕成藏飛燕玉印

漢趙飛燕印，為明嚴嵩故物，以羊脂玉為之，純粹潔白，無纖瑕，盤鳳紐，文曰「婕妤妾趙」，鳥篆。龔定盦以宋拓《化度寺碑》易之於姚氏。或曰，得之以七白金，擬築寶燕閣藏之，而未果。後歸粵人潘仕成。程侍郎春澤有詩詠之，中有句曰：「尋其流傳自冰山，亦弄墨林紫桃軒，比來歸龔復歸潘。」

錫厚庵藏金貞祐銅印

道光丙午，錫厚庵都護鎮在西安，得古銅印，方今尺寸六分，重□五兩，作小篆，文曰「省差差字之印」。背注「貞祐三年五月行宮禮部造」□一字，旁釋篆六小字，紐端有「上」字。印文古雅，背旁字皆徑直無趣，若刀削者。貞祐，金宣宗年號也。

韓程愈藏赤珂夔龍鎮紙

洪髯，青田人。好山水，慕天台、雁蕩之勝。數裹糧以往遊。途次，有一樹一石可觀者，輒圖繪之，流連不忍去，於是甌括名勝無不歷，而甌括之嗜山水詩畫者，亦無不與交。念青田凍石最宜印章，每見秦、漢以來古印，即購美石，師其意而為之，四□年無倦容。其所鑄章，不啻千百，皆為好事所擄奪，以故索圖章者不他求，而洪髯之名益著。

某年夏，韓程愈自中州訪其兄於永嘉縣署，無事，每詢青田凍章，而莫得其要。客曰：「有洪髯者，若與之遊，則難得者可立致也。」因謀於兄，敦請之。顧洪髯坐此累非一日，聞遠人有物色之者，意猶豫，不欲發。其子明鉉進曰：「大人以是重於海內士大夫，今茲之役，寧自斬耶？」髯感悅，乃戒行李，扣永嘉署門，曰：「我洪髯，自青田來。」門吏不敢難，延之入。茶次，出舊凍二枚，奉令公，隨贈程愈以赤珂夔龍鎮紙，光怪陸離，得未曾有。程愈以四小詩酬之。於是髯誦程愈詩，程愈握髯石，每相視而笑，遂成莫逆。

程愈問以凍石之品類凡幾，髯曰：「山在青田城東南二□里，山麓之地，曰圖書山，皆林氏山也。深入不□里，至嶺溪坑，石出處也。其最美者，曰官玳，曰高玳，曰老楓門，曰新楓門，皆鑿光凍也，其色青黃，其質光潤，鑿前視之，明如晶，而體凝重，使人不敢狎視。遼凍有冒其色者，然底裏自敗，終為魚目。此四者不易得，品亦在晶玉之上。次者硬玳、祠前玳，色獨青，而光澤少減。若握於手中，一經品題，當在狂狷之列，亦罕購之物也。次挑水坑，次小磨坑，次大磨坑，次松樹源頭，次岩頭，次龍舌，次蝦蟆，皆凍也，而色辨形辨矣。挑水色近硬玳，而乏光澤。小磨色白，大磨、岩頭色皆綠。松源多帶青黃，龍舌強半皆白。若蝦蟆，雜色具陳矣。此其概也。然皆從深山古洞中妄臆而得，無意而有獲，有心而無當，比比然矣。此外則豆青是已。世所謂佛料，杯料，罇瓶料，龍章、套章料，護封、謹封、古東料，取足於此。亦有稍佳者，凡四等，一楓門青，二挑水坑，三小磨坑青，四紫檀。楓門、挑水色醇而質膩，尚矣。小磨色或可觀，然少麗。紫檀則花色斑駁，實如其名，亦有得之而不忍釋手者。」

潘文勤劉鐵雲藏泥封

印，信也，以木或金石為之，上刻文字以為信也。印時所用印料，普通為朱色。製時，搗艾葉為綿，和蓖麻油，加硃砂拌之，佳者色經久不變，相傳始於六朝時。而今稱之曰印泥者，實因晉以前之封緘，皆用黏質製陶之泥，其法與今之用火漆封函者相埒，故沿稱印泥也。

加印於泥以為封緘，曰泥封，為歷代賞鑒家所未知。道光始出土，河南、山西、陝西皆有之。蓋古人用後即棄，遂入土中。潘文勤公曾藏有官印，【古代官印皆小，除公家所有以昭信守者外，亦自另鑄以佩於身，如後世官吏之所用公事圖章也。】私印，凡三百有四枚。其後出土者日多，丹徒劉鐵雲觀察鶚所藏，則幾及千，其中秦最少，漢獨多，晉次之。考訂此物，實有數益。可考見古代官制，以補史乘之缺，一也。可考證古文字之有裨六書，二也。刻畫精善，可考見古昔工藝，三也。然亦頗多贗品，且仿造亦甚易。蓋粘質之泥既不難覓，而漢、晉印章亦尚多，作偽者但覓一古印，印之於泥，即成矣。光緒時之古董客曰袁回子者，優為之，自是而市上之泥封遂真贗雜糅，不易辨識矣。

葉鞠裳論碑帖之別

碑帖之別，人不盡知，葉鞠裳學使嘗論之曰：「今人碑帖不分，凡刻石之文，統呼為碑，及墨而拓之紙，則又統呼為帖，雖士大夫，未能免俗，甚矣其陋也！夫碑之不可為帖也，石刻之不盡為碑也。周、秦、漢、魏以下，歐、趙而降，撰述源流，雕造形製，其為體也屢遷，其稱名也雜而不越。《禮》曰：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，悉數之乃留，更僕未可終也。」

葉於光緒壬寅，嘗視學甘肅，嗜碑版，以精於考訂，有聲於時。

葉鞠裳論碑之俗名

碑拓有輾轉傳訛而以俗名著於世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文人題品，土俗通稱，古蹟流傳，等洞蕭之有諷；嘉名肇錫，益蔽帶之可珍。有如碑之裂而存半截者多矣，惟唐興福寺殘碑，世皆稱為《半截碑》。碑之環而刻四面者多矣，惟《顏魯公家廟碑》，世皆稱為《四面碑》。《象皇天發神讖碑》，在晉時即折為三段，【見《丹陽記》《金陵續志》《新志》】世呼為之《三段碑》。或呼經幢為八楞碑。此類尚多，摭而錄之，可資談助。

《竹葉碑》 漢殘碑陰也。牛空山《金石圖》云：「曲阜顏樂清懋倫得之，藏其家，碑兩面隱隱有竹葉紋，或謂之《竹葉碑》云。」《金石萃編》云：「此碑陽今皆為竹葉文所掩，無一字可辨，陳以綱定為《魯國長官德政碑》，其論最核。」

《三絕碑》 漢隸字源受禪表，魏黃初年立，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。劉禹錫《嘉話》：「王朗文，梁鵠書，鍾繇鑄字，謂之三絕。」

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》：「金《博州廟學記》，【大定二〇一年。】東昌人謂之《三絕碑》。三絕者，王去非文，王庭筠書，黨懷英篆額也。」

《魚子碑》 隋《栖巖道場舍利塔碑》，石質斑駁，細點墳起，打本如顆顆丹砂，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盤，雖精拓，不能泯其跡，世謂之《魚子碑》。

《鴛鴦碑》 顧亭林《金石文字記》：「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，有唐岱嶽觀，土人稱為老君堂。其前有碑二，高八尺許，上施石蓋，合而束之。其字每面作四五層，每層文一首，或二首，皆唐時建醮造象之記。」《金石萃編》云：「此碑今俗稱《鴛鴦碑》，二石合為一，兩面兩側，共刻三〇二段。」

《碧落碑》 汪由敦《松泉文集·董道廣川書跋》云：「段成式謂碑有碧落字，故名。李肇謂碑在碧落觀。然考之《國史補》，則肇正謂碑有碧落字耳。李漢又謂碑終於碧落字，董道駁其非。今以篆文驗之，僅有『棲真碧落』一語，既非全文結束，亦非文中要語。考古人詩文字蹟，舉一行首標目者有之，無以末字者。歐陽公《集古錄》謂龍興宮有碧落尊象，篆文刻其背。宋潛溪亦云韓王元嘉子訓等為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於龍興宮。考其記，知為碧落觀。今以篆文驗之，但云立大道天尊建侍真象，無所謂碧落天尊，疑廣川所云碑在碧落觀，而龍興舊為碧落者，為得其實，此碧落之所由名也。」

《潛研堂金石跋尾》云：「右李訓等造《大道天尊象記》，世所稱《碧落碑》也。篆書奇古，有鄭承規釋文。」余按此碑當如《潛研》所題李訓等《大道天尊象記》為正，而《碧落碑》，其後起之名也。

《追魂碑》 《處州府志》：「松陽葉法善以道術遭遇玄宗。時李邕為處州刺史，以詞翰名世。法善求邕與其祖有道先生國重作碑文，成，請并書，弗許。一夕，夢法善請曰：『向辱雄文，光賁泉壤，敢再求書。』邕喜而為書，未竟，鐘鳴夢覺，至丁字下數點而止。法善刻畢，持墨本往謝，邕曰：『始以為夢，乃真邪？』」世傳此碑為《追魂碑》。《金石萃編·書譜》引《法帖神品目》云：「《追魂碑》，李邕書，在松陽永寧觀。」

《透影碑》 《中州金石記》：「重修古定晉禪院《千佛邑碑》，天成四年九月，釋道清撰，俗名《透影碑》。」

《風動碑》 《隱綠軒題識》：「鎮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，乃李寶臣功德頌，永泰間立，王士則書。」

《雷合碑》 《寰宇訪碑錄》：「茅山《乾元觀碑》，陳黼撰，蔡仍行書，政和五年，俗呼為《雷合碑》。」

《無字碑》 《金石萃編》：「乾陵，唐高宗陵也，在乾州東，至太宗昭陵六〇里，有于闐國所進《無字碑》，高三〇餘尺，螭首龜趺，巋然，表裏無一字。今題名有〇三段，崇寧、政和、宣和年者九，金正大元年一，興定五年二，丁亥清明日一。」

《泰陰碑》 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》：「《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》，宋大中祥符元年上石，在泰安府城南門外，北向。明巡按吳從憲篆刻其陰曰《泰陰碑》，俗謂之《陰字碑》。」王蘭泉曰：「北向屬泰山之陰，故題泰陰碑三字，以訛傳訛，遂謂之陰字碑矣。」

《圓碑》 《雲麓漫鈔》：「吳禪《國山碑》，土人目為《圓碑》，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。」吳騫《國山碑考》云：「碑形微圓而橢。」又云：「碑首上銳而微窪，石色紺碧。」

按右所錄碑名，循名核實，各以義起，未為虛附。若夫流俗滋訛，方言虛造，郢書燕說，非可理測。訪碑者若非親見其文字，僅憑耳食，未有不徑庭者。如關中大中二年經幢，于惟則所造，王鉉書，土人通呼為顏石柱，問以于惟則經幢，不知也，問以王鉉，愈不知也。余來隴坂，關外僚吏皆言敦煌學宮有《索靖碑》，及拓而釋之，一面為《索公碑》，一面為《楊公碑》，是唐中葉後刻。索公，特靖之後人耳。買王得羊，固自可喜，然問以楊、索二公碑，不知也。李翁《西狹頌》在成縣，此碑後為《五瑞圖》，內有「甘露黃龍」字，官斯土者，書帕餽遺，即題為《黃龍碑》。若問以《西狹頌》、《五瑞圖》，亦不知也。諸如此類，非沿其土俗所呼之名以求之，不可得，《公羊》所謂名從主人也。

葉鞠裳論各省石刻

各省石刻有多寡，限於地也。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關中為漢、唐舊都，古碑淵藪，其次則直隸、河南、山東、山西。觀畢阮諸家所錄，望洋興歎。又其次則隴、蜀。吾吳《皇家碑》已亡，初平校官一刻巍然，為江以南靈光。孫吳、蕭梁，斐然繼作。浙有《三老諱日記》，楚有《九真太守碑》。滇疆僻在南荒，而二爨碑一晉、一宋，可傲中原所稀有，足為雞足增輝。此外閩、粵諸省，隋以前無片石。貴州至明始建行省，漢《盧豐碑》之外，不獨無隋、唐名跡，即宋、元兩朝，亦無一字可著錄，此則限於地也。紅 晚出，鄒叔績雖釋為殷高宗伐鬼方之碑，荒遠無徵，難為典要。」

葉鞠裳論求碑拓宜因地

求碑而拓之，宜因地也。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鄭漁仲求書之道有八。其三，因地也，因人也，因代也，皆可通於求碑。而碑之宜因地而求，比書尤切。經史雕本，孳乳不窮，不得於彼，或得於此。苟非麻沙下劣之本，即可插架。若碑，則原石祇此一刻，祇在一地，不到廬山，何從見其真面，此地之宜知一也。私家棗梨，異於官本，千里雖遙，舟車可致，宦游所到，或如廉石之載歸，坊肆所雕，或以兼金而轉鬻，昔在燕齊，安知今日不在吳越。若碑，則高或尋丈，重亦千鈞，非如大壑之舟，可負而趨，此地之宜知二也。古今雕本，或在國學，或在郡庠，或在公庫，或在家塾，通都大邑，搜訪易周，估舶書林，咄嗟可辦。若古碑，則往往出於窮鄉僻壤，梵剎幽宮，甚至高岸深谷，屐齒不到，非有土人導引，莫施氈屨，此地之宜知三也。古人著錄，郡邑之外，每多略而不詳。《平津訪碑錄》，亦第有某省某縣，好古者往往迷於物色。余所見，惟林侗《昭陵石蹟考》，詳著第幾列第幾區村落方向。碑估李雲從每拓一碑，必於紙背書在某村某寺或某冢，距某縣城若干里，可謂有心人也。若依此著錄，後人按籍而稽，何至迷其處所耶。」

葉鞠裳論護惜古碑

碑不護惜，即易殘毀。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孫莘老守湖州，建墨妙亭，以藏古刻，如漢之《三費碑》，皆在焉，今其石泰半亡矣。烏程張秋水輯《墨妙亭碑考》，分別存佚，采摭甚詳。關中有宋趙抃《重置饒益寺石刻記》，文云：『自唐、宋以來，名臣賢士，往還稅駕，或題名於壁，或留詩於碑。遭兵火，焚毀殆盡。暇日，命僮僕搜抉於荆榛瓦礫之間，皆斷折訛缺，讀之令人悲惋。即其稍完者，萃而置於藏春軒壁。』蜀綿州有宋淳熙〇二年《集古堂記》，其文云：『舉近郊石刻，列植秦、漢、隋、唐，其碑凡〇，壁立森拱。然其所謂《蔣公琰碑》及《孫德碣》，已淪於灌莽矣。』此兩公者，皆師莘老之用心，護惜古人之意，可師可敬。西安府學碑林及洛陽之存古閣，其哀集古刻之法並同，或久埋於敲火礪角之餘，或新出夫隧道重泉之底，度藏於此，以蔽風日，予遺賴以不亡，法至良也。碑林創始，不知何年，後人不加修葺，蕪穢不治，幾難廁足。畢秋帆尚書撫陝，始繕完堂廡，周圍繚以欄楯，又為門以司啟閉。光緒壬寅四月，余被命度隴，道出西安，駐節往游，徘徊不忍去。嘉祥紫雲山武梁祠堂漢刻，亦賴孫伯淵之力，得庇一廬。好古之士，宜知所取法焉。」

葉鞠裳論殘碑位置

碑有殘缺不完而待補綴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古碑中裂，或碎為三四片，以大鐵絙束之，或龕置壁中，尚不至漫無收拾。《化度》原石已亡，覃谿以翦雜殘末，拓三四本，鈎心鬪角，繪為《范氏書樓殘石圖》，竟得宋時原第，可謂良工心苦。余曾得呂大防《長安志圖》殘石，石蒼舒書，僅存七片，首尾殘缺，潛心鈎索，迄未得其原次，乃知古人精詣為不可及。西安藩廨灶下出殘石〇六片，大者如硯，小者如拳，紫鳳天吳，顛倒短褐，皆分書，有熙寧年號，雖知為宋刻，無從屬讀。余竭〇餘日心目之力，尺按寸附，亦竟得原碑位置，始知為宋吳中復重建燕佳亭詩，前有『熙寧七年』字，後有『仲夏〇五日男立禮』字，裝為一幅，首尾

祇缺□餘字，此可為補緝殘碑之法。」

葉鞠裳論藏石

好古家於收藏碑拓以外，有藏石者。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《東觀餘論》載張燾龍圖家有漢石經□版，其婿家有五六版。《解春兩集》言宋慶曆初，范雍使關右，歷南山佛寺，見《化度寺碑》已斷為三矣，以數□縑易之，置里第賜書閣下，此為藏石之濫觴。畢秋帆在關中，得四唐石，置之靈巖山館。孫淵如得北朝造象，置之家祠一樹園。近時藏石家，余所知者，隋太僕元公及夫人姬氏兩誌，在陽湖陸氏。咸豐庚申兵燹，兩石皆裂，失其半。閩縣陳氏、揚州張氏、南海李氏皆有藏石。陳、李亦得之秦中。張氏唐墓誌、董惟靖諸石，即廣陸出土。長安趙乾生、濰縣陳壽卿所藏最富。陳多造象，趙多墓石。曾從陸蔚庭前輩處見陳氏拓本，全分共百餘通，趙氏七□餘通，余陸續得之。去年又得兩全分，以隋刻《寶梁經》及唐《高延福墓誌》為最精。光緒庚子，六飛西幸，朝貴扈蹕至秦者，徵求拓本，迫於催科。趙君盡貨其石，聞半歸倫貝子，半歸端午橋。午橋藏石，本為海內之冠，豐碑如晉郭休、魏蔡儁，皆以牛車輦至都門，數□人舁之，道路動色。其京邸几案廊廡，皆石碑也。余先得其拓本，已百數□通。聞入秦，益肆搜訪，繼長增高，衙齋充牣，廉石歸裝，不患無壓舟之物矣。潘文勤師及貴筑黃子壽師、福山王廉生祭酒、德化李木齋京卿、同郡吳憲齋中丞皆有此癖，余皆得見之。木齋所藏多小品，且多殘缺。潘文勤師所藏，以《崔文修誌》為第一。貴筑師所藏，以隋吳巖、李則兩誌為第一。憲齋所藏，以《文安縣主墓誌》為第一，賈文度次之。廉生精於鑒別，自蜀中攜歸梁造象，尤為希有之品，亦多殘裂，斷頭折足，排列牆隅。乙亥、丙戌間，病不瘳，家人以其不祥，且褻佛，諷其棄之，笑不應，後病亦尋愈。然敝帚自享，不輕拓，余僅得其造象數通及晉兩墓表。一乾符經幢，尚完好，每見必索之，竟未得。此外如江陰繆藝風、番禺梁杭叔、南陵徐積餘，抱殘守缺，亦間得一二通。積餘藏隋張通妻陶貴墓石及唐《戚高誌》，甚祕之。然陶貴非原石。余惟得江陰唐經幢一通，藝風見之，以為桑梓文獻，屢以為請，慨然讓之，今橐中僅存青城山唐刻經殘石數片而已。」

葉鞠裳論碑厄

自古至今，碑之受厄者多矣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藏書有五厄，古碑之厄有七，而兵燹不與焉。韓退之詩云『雨淋日炙野火燎』，又云『牧童敲火牛礪角』，亦不與焉。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，地震崩摧，河流漂溺。【漢《華山碑》、唐《順陵碑》皆為地震崩裂。《熹平石經》，周大象中自洛竊載還鄴，船壞沒溺。】祇園片石，誤推《化度》之碑；【范諤《化度寺銘跋》：「高王父諱雍，使關右，歷南山佛寺，見斷石砌下，視之，迺此碑，稱歎以為至寶。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，破石求之不得，棄之寺後。」】砥柱洪濤，久沒純陘之碣。【謂薛純陘《砥柱銘》。】此一厄也。匠石磨礪，耕犁發掘，或斷為柱礎，【北海《李秀碑》為一教官斷為柱礎六，四礎為王損仲攜至汴，兩礎猶在都中。《漢石經》，隋開皇六年載入長安，置於祕書內省，營造司亦用為柱礎。】或支作灶礎，【郟陽魏□三字殘碑，康強跋云，是夏陽人家支灶物。】【齊魯間經幢，農民皆斷為石 鹿礎。】或為廢寺之甌甌。【元許有王《興元閣記》，見《圭塘小稿》，今殘碑百餘字尚在和林寺，僧毀為香案。】通衢如砥，填江左之貞珉；【相傳六朝刻石，明太祖時皆用以整治街道，今金陵聚寶門內石道坦平如砥，云背面皆有字也。】架水為梁，支漢經之殘字。【《廣川書跋》：「《熹平石經》，周大象後破為橋基。」】荒墳蔓草，偏臥蟠螭，廢壘長楊，聊資列雉。【吾鄉王廢基防營牆基壘壘，皆舊碑也。】此二厄也。唐、宋題名，摩崖漫刻，後來居上，有如積薪。唐賢名跡，宋人從而磨刻之；宋賢名跡，明人迺更加甚焉。賀方回之題字，惘悵武邱；【虎邱賀方回題名，庚申前尚完好，今為苔上一儉父鑿損。】史延福之刻經，模糊伊闕。【龍門如意元年，史延福刻《陀羅尼經》，明提學趙岩刻「伊闕」兩大字於上。】邠原攬古，空譚大佛因緣；【邠州大佛寺，吳憲齋中丞為學使時，列炬訪之，觀壁間題名壘壘，有唐刻一通，為宋人羈刻其上。】岱頂勒崇，莫問從臣姓氏。【唐玄宗《泰山銘》後，附刻從臣姓氏，皆為後游者刻損。】莫不屋中架屋，牀上安牀。此三厄也。武人俗吏，目不識丁，勾工選材，艱於伐石，或去前賢之姓字而改竄己名，【余所藏宋、元幢，其字跡有絕類唐人者，蓋皆屬吏媚其府主作功德，俗僧為取舊幢，磨去年月姓名而改刻之。】或磨背面之文章而更刊他作。【唐《華嶽精享昭應碑》，即刊於《天和碑》之陰。《授堂金石跋》曰：「《水經注》，樊城西南有曹仁《記水碑》，杜元凱重刻，其後書伐吳之事，古人簡便，不重煩如此。」又渭水內載漢文帝廟一碑，建安中立，漢鎮遠將軍段熲文，給事黃門侍郎張昶書。魏文帝又刻其碑陰二□餘字，又在杜征南之前。然碑陰本無字則可，若如《顏魯公廟碑》有碑陰記，或有故吏題名，亦從而磨刻之，則前賢名跡已失其半矣。】甚或盡鏤舊文，別鑄新製，改為己作，漸滅無遺。【如《唐書·姜行本傳》：「高昌之役，磨去漢班超紀功碑，更刊頌陳國威靈。」即貞觀□四年姜行本碑是也。陸務觀《老學庵筆記》云：「北都有魏博節度使《田緒遺愛碑》，張宏靖書；《何進滔德政碑》，柳公權書，皆石刻之傑也。政和中，梁左丞子美為尹，皆毀之，以其石刻新頒《五禮新儀》。《趙德甫《跋何進滔碑》亦云：「政和中，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，別刻新製，好古者為之歎惜。」孫淵如述何夢華之言云：「金承安三年，牛頭祖唐相《魏文貞廟記》，亦磨去唐碑重刻，碑首猶存唐字。《唐深州刺史墓誌》，蓋明人刻作金牛禪師塔碑狀。元時學宮所刻至元、大德聖旨碑，大半磨治舊石而更刻之。」】此四厄也。裴、李爭功，熙、豐鉤黨，李義山云：「長繩百尺拽碑倒，灑沙大石相磨治。」蘇子由云：「北客若來休問訊，西湖雖好莫題詩。」韓、蘇之文，毀於謠詠。又若閩朝僭號，諱於納土之餘；【吳越錢氏諸碑有建元者，宋初納土後，皆毀去，所毀經幢尤多。】叛鎮紀年，削自收京以後。【憫忠寺《寶塔頌》，史思明紀年，皆磨去，重刊唐號。】或碎裂全文，或剷除違字，後賢考訂，聚訟轉滋，此五厄也。津要訪求，友朋持贈，輶車往返，以代苞苴。官符視若催科，匠役疲於奔命，一紙之費，可以傾家，千里之遙，不殊轉餽。里有名跡，重為閭閻之累，拔本塞原，除之務盡。今昭陵諸碑，無一瓦全，關隴、鞏洛之文，往往談虎色變。此六厄也。夫石刻者，所以留一方之掌故，非鎮庫之奇珍。海內藏家，敝帚自享。宦遊所至，不吝兼金。或裝廉吏之舟，亦入估人之橐。奪人所好，遷地弗良，轉輾貿遷，必至失所。此關中毛茂才所以有勿徒石刻之記，而言者諄諄，聽者充耳。《化度寺碑》，宋范氏書樓本已先作俑。畢秋帆自關中攜四唐石歸，置之靈巖山館，庚申之劫，與平泉花石同付劫灰。此七厄也。有此七厄，其幸存天壤者，皆碩果矣，可不寶諸！

「漢、唐以來石刻，有王字者，其碑幸存，亦多鏤毀，此金陵之虐政也。顧亭林《金石文字記》云：「裴淮《少林寺碑》內王字俱鏤去。按《金史》海陵正隆二年二月，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，追取存亡告身，公私文書，但有王爵字者，皆立限毀抹，碑誌並發而毀之，此碑王宮、王言、夏王、有王等字，亦從而鏤去。完顏之不通文義而肆為無道，可勝歎哉！」此又碑之一小厄也。貞石之壽，遇儉父而不永，猶可言也。惟有明一代，如前所紀提學趙巖者，儼然學者師，蘇許公《朝觀壇頌》，梁昇卿八分書，在元宗《紀泰山銘》之側，朱竹垞云，明有俗吏，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鏤其上，頌文毀去者半。以兗州尚書之言證之，所謂俗吏，泗州人林焯也。又北海龍山寺碑陰刻官屬銜名，每列姓名下，各繫以贊，武虛谷云，為安庸人題字交午橫貫，以致損蝕不可第次。其大書橫勒者，則前明提學鄧登庸也。宋真宗《登泰山謝天書述功德銘》，明鄆人俗吏汪坦大書題名於上，每行毀三四□字不等。古刻遭此厄者非一，操刀者大抵皆科目中人，空腹高心，以衛道自命，遇二氏之碑，輒毀之。此又碑之一小厄也。《新唐書·武宗本紀》：「會昌五年八月壬午，大毀佛寺，復僧尼為民。」王圻《續通考》：「上惡僧尼耗蠹，敕上都、東都各留二寺，天下節鎮各留一寺，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。」其時官吏奉行，至於碑幢銘贊之類，無不鑿毀，或坎地而瘞之。其見於石刻者，如魯公《八關齋報德記》，後有宋州刺史崔倬《書石幢事》云：「會昌中詔大除佛寺，凡鎔塑象刻，堂閣室宇，焚滅銷破，一無遺餘，分遣御史覆視之。此州開元寺有顏魯公《八關齋會鑄記》大幢，刺史邑宰以可折，遂鑿鑿缺口以仆之。」又大中八年牟璠方山《證明功德記》：「會昌五年毀去額寺五千餘所，蘭若三萬餘所，麗名僧尼廿六萬七百餘人，所奉驅除，略無遺。」又大雲寺殘幢後有題記云：「此幢五年□月奉勅毀寺，其幢隨□□□。至大中四年庚午，溧水尉劉泉等同再建立。」蓋驅除未幾，至大中初而尋復矣。然元魏以後造象，所毀當已不少，經幢尤多殃及。余所藏唐幢，往往有『大中重建』題字。五代、宋初，尚有發地得之而再立者，皆因會昌之劫也。此又碑之一小厄也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已佚復出

碑有已佚而復出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世有古碑已佚，忽然復出，碑估挾以居奇，無足奇也。北海《靈巖寺碑》，《平津訪碑錄》注云已佚，光緒初元，市上忽有新拓本，頗得善價。不知此碑仍在長清本寺，但久不拓耳。魏之《高翻碑》，唐之《焦旒碑》，趙明誠皆著錄，自元以後無見者。【據《金石錄》，《焦旒碑》貞元八年從弟郁文朱獻貞行書。】近數年，《高翻碑》與高盆生、高盛兩碑同出於磁州，《焦旒碑》出于中州。此蓋淪入土中，高岸為谷，耕犁發掘得之。《高長恭碑》，趙撝叔所收，僅有半載。今全碑俱出，碑兩面皆有字，額之陰又有安德王經墓興感詩。此蓋下半載舊陷於土，今始昇而出之，初未嘗泐損也。昭陵之張允、杜君綽諸碑，舊拓字少，新拓字多，其事正同。栖巖寺韋晨六絕文，并韓懷信詩，皆在首山《舍利塔碑》之陰，趙明誠亦著錄。從來拓《舍利碑》者，不拓陰，世遂以為佚矣，其實一字未損，并未沈埋土中，裏氈而往者，自熟視無睹耳。湖州墨妙亭有宋人書『玉筍』兩篆字，並題名數通，同刻一石，陸存齋輯《吳興金石記》，列之佚目。余從廠肆得拓本，紙墨尚不甚古，決非舊拓，此當是湖之舊守攜以壓廉石歸裝耳。以此推之，歐、趙、洪所錄諸碑，今雖淪沒，安知吾生不再見之？吾生即河清難俟，安知後人之不復見之？其可以為已佚而不復訪求耶？」

葉鞠裳論碑之一刻再刻

古碑之一刻再刻者甚多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古碑一刻再刻，如唐之《聖教序》有五本。【據《古石琅玕》所記，一為懷仁集右軍書，一為王行滿正書。褚登善書有三刻，一序記分刻二碑，龔置慈恩寺塔下，世所稱雁塔本也。一序記并為一碑，即刻於同州倅廳者。《蒼潤軒帖跋》有褚公行書，《聖教序》，刻於咸亨三年，儲藏家罕著於錄。宋端拱元年，沙門雲勝分書新譯《聖教序》尚不在內也。《竹雲題跋》云：「褚《聖教序》行書一，楷書二。行書為宋道君瘦金書之祖，今已亡。」又按《觀妙齋金石略》云：「余於同州雁塔二刻之外，又得一本，年月同雁塔本，而字法不同，碑已有斷蝕處，不知在何所，諸評論者皆不之及焉。」然則褚公《聖教序》實有四本。】《夢真容碑》，一在易州龍興寺，一在終南樓觀。【《觀妙齋金石略》：「《夢真容碑》，又得白鷗觀一碑，先是黨光所書，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書，此本從未見著錄。」】宋之《黨人碑》，五嶺以西即有兩刻。元之《張留孫碑》，京師一刻，貴溪一刻，此金石家所共知也。吾吳郡學，有淳祐元年張安國書《疏廣傳》及唐盧坦對杜黃裳語，藝風拓寄當塗石刻，亦有此兩本。後五年，陳堽刻蔡襄書《韓魏公祠堂記》，安陽一本，元豐七年，刻於《畫錦堂記》之陰，當塗亦有一本，年月皆同，惟缺撰書人名耳。天聖二年，涇州回山《王母宮頌》凡兩本，一為南嶽宣義大師夢英行書，一為上官必篆書，其文無一字異也。元祐元年，惠因院《賢首教藏記》在西湖集慶寺，紹興府學亦有一本，撰書年月皆同，惟額一篆書，一真書。此外《表忠觀碑》，東坡有大小二本。《醉翁亭記》，東坡有真草二本，蘇唐卿有篆書一本。坡翁草書本，世不經見，篆本則更難得矣。韓昌黎《伯夷頌》，范文正公書之，金皇統九年，楊漢卿又書之，題曰《重書伯夷頌》。長安有安宜之《重書阿房宮賦》。【元祐八年。】曰重書，亦必有原書一石。余曾見米南宮行書一本，安、米同時，宜之當別有所承，此與舊碑已燬而後人重書者【如蔡元度重書《曹娥碑》。】略異也。又如陽冰《城隍廟記》，原刻在縉雲，程浩《夫子廟碑》原刻在三原，他郡邑廟及學宮亦間有借刻者，大都明人不學者為之耳。

「李藥師《上西嶽文》，不知其所自來，當是好事者為之耳。然摹本頗多，世所通行者，惟長安一本，明人摹刻。余所見有潞城一本，宋崇寧三年楊大中刊，滕縣有一本，宋紹興丙寅知軍州事施某重刊。明人叢帖中，亦往往摹刻之，此真以康瓠為寶也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摹本

碑有就原蹟而摹刻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《醴泉》、《皇甫》諸碑，摹本充斥，家刻、坊刻，無一足觀。然前人名蹟已損，後人得初拓精摹，不見中郎，猶見虎賁，未為無益。虞伯施《夫子廟堂碑》，唐時已泐，黃魯直所謂『孔廟碑貞觀刻，千兩黃金那易得』。宋時即有兩翻本，肥本在長安，瘦本在城武，互有得失。臨川李氏有唐拓殘本，以肥瘦兩本較之，天壤懸絕，始知原本不可及。【詳見翁學士《廟堂碑跋》。】歐書《化度》、《醴泉》，皆有宋翻、宋拓本。覃谿見《化度》最多，范氏書樓本皆祇四百餘字，其多至八百餘字者，皆非原刻。《溫虞公碑》亦祇存四百餘字，宋拓八百餘字，多不過千字。覃谿嘗自至昭陵碑下精拓得一本，云可辨者有二千餘字。其實筆畫皆損，不過匡廓尚存，約略以文義聯屬之耳。今陝西有裴刻本，多至二千餘字，蓋即以新拓精本，仿其結構用筆，非真有多字祖本，其面目雖是，其精神則非，譬之優孟衣冠耳。《醴泉》惟錫山秦氏本能亂真，今亦僅存殘石，人重之，與舊拓原刻等。余曾見南宋榷場本，雖未翻，遠不逮秦刻。《皇甫碑》有『三監』二字者，尚可觀，若得線斷本，則更為至寶矣。然三監本拓之先後亦不同，拓最早者，僅降線斷本一等。碑估之作偽者，往往以摹本三監二字，裝入無逸本，鑿別稍疏，即為所罔。褚書惟《孟法師碑》有翻本，【《枯樹賦》《哀冊文》皆帖類。】所見以嶺南葉氏本為最勝。今宋拓孤本，亦在臨川。李氏翻本，大都皆從茲出。《聖教》未見重摹本，而懷仁《聖教》，化身最多，亦最不易辨。孟津王覺斯及西安苟氏兩摹本，皆能亂真。北海之秦望山《法華寺碑》、《娑羅寺碑》，皆石亡補刻。顏書《八關齋記》，亦宋時燬而重刻。《中興頌》，蜀中有三本，《干祿字書》有一本，皆宋時摹刻。宋《廣平碑》在沙河宋氏家祠，後裔恐其剝損，不輕椎拓。碑估以拓之難也，別刻一本，以應四方之求，然視原本遠遜。《磚塔銘》摹本最多，王蘭泉云：『長洲鄭廷鳴嶠谷、吳縣錢湘思贊兩本最善。鄭娟秀，錢瘦勁。』原刻破裂，則此二本皆可寶也。宋蘇文忠書，因黨禁磨損，重刻者過半。此外如漢之《桐柏廟碑》、《郭有道碑》，魏之《甲比干文》，唐之《曲江》、《張氏》兩碑，皆經後人重刻。孫吳《天發神讖碑》，舊斷為三，在江寧府學尊經閣下。咸豐庚申之劫，燬於兵燹。吾吳帖估張某精於摹勒，以木枋糊紙為質，仿刻一本，鑿古家皆為所銜，然碑文可以亂真。其後元祐胡宗師、崇寧石豫兩跋行書，神氣全非，並多誤舛，不難一覽了然，人自不察耳。此碑篆體奇古，郭胤伯詆為牛鬼蛇神，雖非知言，然亦可見畫鬼神易，畫狗馬難也。六朝、唐誌之佳者，其石或亡佚，碑估得舊拓，往往摹刻，以充孤本，如《崔敬邕》、《張黑女》之類，皆有贗鼎，好古而鑒別不精者，其慎旃！」

葉鞠裳論碑之贗本

流傳碑拓，贗本頗多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舊碑摹本，已如犁軒之善眩，更有憑空結撰者。如世傳《涼州刺史郭雲誌》《女子蘇玉華墓誌》《黃葉和尚墓誌》，皆題為歐陽詢書，無其人，無其事，謬種流傳，稍有識者能辨之。李邕之《戒壇銘》，雖有所本，亦是重起爐灶，與原碑渺不相涉。因焦山有《瘞鶴銘》遂有《瘞馬銘》《瘞琴銘》。《琴銘》小楷妍媚，世頗好之，余知為吾吳顧南雅作。《馬銘》字亦不惡，其石出於關中。安陽有漢殘碑五種，齊、魯之間斷碑一角，時時出土，文多者不過數十字，無人名、地名、年號可證，益復不可究詰。人言熹平殘碑即不可信，若《朱博頌》，確知為諸城尹祝年明經所造。《李昭養奮破張郃銘》，亦皆後人所偽託。造象，北朝多，南朝少，今蜀中新出梁造象數通，似刻於磚，多天監、大同年號，皆贗造也。大抵贗造者，墓誌、造象居多，不能為豐碑。其文或有所本，其字雖有工拙，古今氣息，總可摩挲得之。趙撝叔以《寧贇碑》為依託，王可莊太守疑《蘇孝慈誌》為李仲約侍郎書，則皆賢者之過矣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補刻

碑文有後人補刻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柳公綽《諸葛祠堂記》、陳諫南《海神廟碑》，皆唐人名蹟，為覃谿列入碑選。余先後得舊拓本，再三審諦，雖非重刻，然風度端凝矣而間有齊氣，骨格適美矣而不無弱筆，蓄疑久之。後得《武侯碑》陰明蜀府承奉滕高題字，有『補還其舊，庶毀壁復完，而覽者無關』云云，武虛谷跋云：「碑在前明補刻，今所見者，已非舊觀。」始恍然悟兩碑之字，不盡為原刻，覃谿所見，當是明以前本，故服膺如此。《諸葛碑》銘詞『乃詔相國』，『詔』下重一『詔』字，『志願未果』，誤書『日日未果』，旁注『志願』二字，王蘭泉謂是前明補刻時滋謬。此外張嘉貞《北嶽恆山祠碑》，後有宋人內供奉宮王潭題字云：『宣和庚子，賁御香來謝，因讀唐丞相張公所述碑，數字剝落，迺將完本以碑間所有字補足之。』此亦補刻之一證。但祇數字，且唐、宋刻手不甚相遠，故尚不覺其懸絕耳。魯公《八關齋記》，《中州金石記》以為重刻，世無異議。然考記後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偉《書顏魯公石幢事》，有云『三面僅存，委埋於土』。又云『惜其埋沒，遂命攻治。雖真贗懸越，貂狗相續，且復

瞻仰魯公遺文，昭示於後。』玩其詞意，是原刻尚存三面，俾所補刻者五面耳。《寶刻類編》先題顏真卿撰并書，後題大中五年崔倬補書，良得其實。蓋舊碑再立，重刻者多，補刻者少。余所見唐碑，經後人補刻者，惟此四石而已。」

葉鞠裳論木刻之碑

古碑多為石刻，而古人亦有以木刻之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木刻之文有二，一為《王大王庵池記》，唐天祐中刻在閩縣，黛榦霜皮，歷千餘年，未遭斧斤之劫。一為都門民舍有古藤一株，夭矯擎空，上有元大德間題字，見戴葑塘《藤陰雜記》。其餘滇南有吳道子《大樹觀音象》，隴西慶陽郡廡有范純仁屋梁題字。」

葉鞠裳論瓷刻之碑

碑不僅有木刻也，尚有以瓷刻之者，又有名曰玉而實為石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瓷刻之文有三，一為曹調造磁盆題字，僅有『七年』二字，紀年已泐。一為鄭德與寶林三□一娘捨東嶽廟蓮盆題字，元豐元年正月。兩器皆在福建省垣。一為元延祐二年瓷題字，在淄川縣高氏。造象有銅有石，其曰白玉造象者，但石之似玉者耳。惟善業湮造象，出於埏埴，唐時江以南墓誌，有刻於磚者，此類皆當作石刻觀。」

葉鞠裳論碑字大小

碑之字有大有小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昔人論書，大則徑丈一字，小則方寸千言。余所見摩挲書，以鼓山朱文公『壽』字為最鉅，其次則淡山柳應辰押朱堯『窳尊』兩大字，皆摩崖也。若勒於碑者，吾鄉有釋子英所書『釋迦文佛』四大字，在虎邱《普門品經》之陰，一石一字。郡學有蘇唐卿『竹鶴』兩篆字，亦奇偉可喜。小字以臥龍寺經幢【女弟子陳氏造。】為冠，蠅頭清朗，布置停勻，如棘刺之猴，神乎技矣。此外小字《麻姑仙壇記》，疑為縮臨之本。吳越王銀簡，範金而非刻石。李寶臣、王審知諸碑，視小則有餘，視大則不足也。」

葉鞠裳論一碑之字體大小

有一碑而字體大小不同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梁開平二年《崇福侯廟記》，吳越王錢鏐撰，字大徑寸，中列敕文六行，字大徑二寸許。晉天福八年，《吳越文穆王神道碑》，首行『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』□三字，字大徑三寸餘，較於正文，幾大三倍。此式惟吳越兩碑有之，錢竹汀說。」【吳越經幢，凡天下兵馬都元帥、吳越王題銜，其字皆較經文特大。】

葉鞠裳論碑之別體字

碑字之為別體者甚多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顧亭林《金石文字記》曰：『後魏孝文帝《甲比干文》，字多別構，如蔑為（蔑，伐改為外，卜改為屯）、蔽為&~TFKT、菊為&~TNQD，不可勝記。《顏氏家訓》言，晉、宋以來，多能書者，楷正可觀，不無俗字，非為大損。至梁大同之末，訛替滋生。北朝喪亂之餘，書跡鄙陋，加以專輒，造字猥拙，甚於江南，乃以百念為憂，言反為變，不用為罷，追來為歸，如此非一，徧滿經傳。今觀此碑，則知別體之興，自是當時風氣，而孝文之世，即已如此，不待喪亂之餘也。江式書表云，皇魏承百王之季，世易風移，文字改變，篆形錯謬，隸體失真，俗學鄙習，復加虛巧，談辨之士，又以意說炫惑於時，難以釐改。《後周書·趙文深傳》，太祖以隸書紕繆，命文深與黎景熙、沈遐等依《說文》及《字林》，刊定六體，成一萬餘言，行於世。蓋文字之不同，而人心之好異，莫甚於魏、齊、周、隋之世。別體之字，莫多於此碑。雜體之書，莫甚於李仲璇。又考《魏書》道武帝天興四年□二月，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，義類相從，凡四萬餘字，號曰眾文經。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，造新字千餘，頒之遠近，以為楷式。天興之所集者，經傳之所有也。始光之所造者，時俗之所行，而眾文經之所不及收者也，《說文》所無，後人續添之字，大都出此。』

「碑文別體，北朝作俑，亭林之論詳矣。隋州邢侗山太守宰長興時，曾輯《金石文字辨異》□二卷，刺取碑文異字，上溯漢、魏，下迄唐、宋，統以平水韻，乾、嘉以前出土石刻，采摭無遺，顧世鈔傳本。聞趙撝叔亦欲取家藏碑版，撰為此編，其稿未出。吾友王紱卿同年亦翔舉條例，後見邢氏書而止。地不愛寶，古碑日出，邢氏所未見者，又不下數百通，竊擬正其脫誤，補其缺遺。精力銷亡，歲不我與，則亦徒託諸空言而已。」

「碑版別字，六朝為甚，豈惟是哉？自唐以下，一代之碑，皆有一代風行之別體。大抵書碑者不能不取勢，左之右之，惟變所適，積久遂成風尚。唐碑之別字，不盡同於宋，宋碑之別字，不盡同於遼、金、元。余在北方，見門帖『延禧』、『迎祥』等字，『延』皆寫作『莛』，『迎』皆寫作『迓』。後觀唐、宋碑，率如此，迺知里巷相承之字，亦有自來，流俗所謂帖體是矣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陽文

碑字之為陽文也，有所自始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長興雕造經典，始用黑字，以便模印。若唐以前石刻，惟碑額兼用陽文。北朝造象有二通，一為魏始平公造象，朱義章書，一為齊武平九年馬天祥造象，皆陽文也。趙撝叔藏咸通□二年廿八人造象磚，慈恩寺所出善業湮，亦均陽文，棋子方格，與始平公同。臨胸仰天山造象新出，陽文四通，皆金正隆二年刻，孫、趙所未收也。浙江六和塔蔣舒行《捨財修塔記》，亦正書陽文。金文有成都開元鐵鐘鐘銘，則陽文多而陰文少矣。碑額又有中間陽文，四圍界以一線，深陷如溝，拓之，內黑而外白，蓋石質脆勁，陽文凸起，易以駁裂，所以護之也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反文

碑字有反文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反文，惟蕭梁吳平忠侯神道闕。近又新出一殘闕，僅存『故散』二字，銀鈎鐵畫，望之如以鏡攝影，墨彩騰奮。若以薄紙濃墨拓之，幾不能辨其正背，吾友會稽陶心賞同年摹之極肖。此外尚有宋熙寧八年君山鐵鍋及唐開元《心經》銅範、蜀刻韓文書範，亦皆用反文。金華非邱子『雙龍洞』三字，『龍』字反書，此在古人，必自為一體，而今失其傳矣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回文

碑字有回文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余又藏回文兩石，一為馬念四娘墓券，一為朱近墓券。其文一行順下，一行逆上，循環相間，非顛倒讀之，不能得其文義。尤奇者，馬券為南漢劉氏刻，朱券為劉豫刻，同出偽朝，一在關中，一在嶺表，不謀而合。歐陽公《集古錄》收『謝仙火』三字，摩崖倒書，世間亦無別刻。倒文、反文、回文，碑中三體，可為好奇者助談柄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譌脫、塗乙、旁注、夾注、掛線、擠寫

碑文有因譌脫而塗乙，或旁注而又有夾注，有掛線，有擠寫者。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碑誌謬字脫文，亦有塗乙。【《萃編》：「《橋亭記》文中人獲一錢，脫人字，旁注。又鄉老重書老字。古人書碑不拘。又按《高湛墓銘》末四句崑山墜玉，桂樹摧枝，悲哉永慕，痛哭離長。離長當作長離，與上枝字韻，刻石時未改正。虢國公《楊花臺銘》布衣脫粟，有丞相之風，落相字，旁注。《李光進碑》旬有八日，八日上行者字，旁用點抹去之。此亦古人不拘處。】」遇石泐文，每空格以避之。曾見一經幢，空至□餘字。錢竹汀《跋齊州神寶寺碑》云：『古人書丹於石，遇石缺陷處，則空而不書，此碑及景龍《道德經》皆然。』墓石或限於邊幅，銘詞之尾，往往擠寫，或改而為雙行，甚有奪去一二句者。此亦操觚之率爾，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。又有行中闕字，即補於當行之下，如廖州《智城山碑》第九行，下補棄代二字，初未詳其義。尋繹碑文，始知此行懸瓢荷篠之士，離群棄代，棄代二字適當石泐，緯繆不明，此二字為補闕也。第□一行氤氳吐元氣之精及堅之又堅，吐字下堅字皆微泐，亦於行下補刊吐堅二字。尚有四五行補一字，類此，其筆法與全碑一律，決非後添，此亦他碑所未見也。碑銘、誌銘分章，其一其二等字，或雙行，或旁寫，碑首并序字旁寫者多，亦有空格直下者。梵咒反切合音及分句字，皆直行夾注。【《萃編》：「《杜順和尚行記》書擲於急流中而復見，見字旁注胡句反。又《孔紆墓誌銘》出將，旁注去聲。宋《王公儀碑》臣字俱小字旁注，創見於此。】」唐開成石經無注，蜀石經即兼刻注，惜其石已亡。唐玄宗注《道德經》，易州、邢臺兩石幢注皆小字，約四字當正文一字。顏玄孫《干祿字書》、郭忠恕《說文偏旁字源》、唐郎官石柱、楚州刺史石柱題名之下，到官年月，其小字略同，此可為石刻注書之式。釋氏塔銘寺記，或附宗

派圖，第一代字特大，以次人遞增，字遞密，亦遞小，此可為譜系掛線之式。若告身、勅牒，勅字固特大，第一行亦大字密排，形闊而扁，有如今之訃聞。三省題銜，至末一字，姓必平列其上，以字之多寡為大小疏密。令史及郡邑官屬題名，皆姓大而名小，此又古人公牘之體式也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方格

碑有界方格如棋子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唐以前，碑至精者，無不畫方罫，端正條直，有如棋枰。然亦有磨損者，有駁裂者，裂處雖裂，完處仍完。若磨損之極，不惟平漫，甚至無一絲痕跡。《醴泉》、《聖教》諸碑，其初何嘗無方格。今則字畫之外，但有空地，此無他，惟拓過多，匪朝伊夕，泰山之齧穿石，單極之絕斷榦，漸靡使之然也。行書大小疏密，各隨筆勢，固不宜於畫格，亦間有用通行直格者。但長而細，則易裂，且不無撓曲，亦其勢然也。碑陰及經幢造象題名，分列者，或以橫線隔之。經幢上下，多以橫線為界，或單線，或雙線，有疊至數重者，亦有用闌干紋者。稽古寺經幢供養姓名，以字之大小多寡，各畫一方罫，如九宮然，極精謹。碑額亦多用方格，但陽文凸起者多，碑文之線如絲，額線如繩或如筋，惟摩崖用界線者絕少。伊闕佛龕及益都，臨朐諸山造象，間於龕下方寸之地，礪石光瑩，使如鏡面而後界畫之，但亦小字多而大字少。蓋山石瑩確，本不易於奏刀耳。」

葉鞠裳論非漢文之碑

碑有非漢文而用契丹、西夏、女真、蒙古、畏吾兒、唐古忒文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歷代國書，有契丹、西夏、女真、蒙古，又有畏吾兒、唐古忒。番馬凌審釗【《蠡勺編》】述《寄傲軒三筆》之言曰，遼太祖用漢人，增損隸書之半，凡三千餘言，為契丹字。夏蕃書，元昊自製，命野利仁榮演釋，分□二卷，形勢方整，類八分。女真有小字，大字二種，大字古紳製，小字未詳誰作。元蒙古新字僅千餘，世祖命西僧八思巴製，大要以諧聲為宗。按俞理初《法路瑟叱書論》，契丹亦有大小字，與凌說不同。又云，元昊本法路而造畏吾字。蒙古初用畏吾字，謂之衛兀。據此，則西夏書與衛兀為一種，未知孰是。今以歷代國書碑證之，契丹書最少。潘文勤師曾得一雙鈎本，筆畫繁重，如以漢文兩三字合成一字。余亦響榻得一通，置篋中，無能讀者。西夏書，惟武威有《感通塔碑》天祐民安五年立，碑陰釋文則張政思書也。張掖有乾祐六年《黑河建橋祭神敕》。女真書有《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》天會□二年刻於乾陵無字碑，祥符有宴臺《國書碑》。元時聖旨碑，大都上層刻蒙古文，下層漢字。其書蟠屈如繆篆，因方為圭，鋒稜峭勁。至元三□一年《崇奉孔子詔》，大德□一年《加封孔子制》，頒行天下，通立碑於學宮。今雖彈丸小邑，尚有元時聖旨碑一二通。官吏題銜，有蒙古字，教授、學錄等官，皆漢人為之。余收得新樂縣一通，蒙古文，後題教諭周之綱譯，可見當時漢人多能通國書。唐古忒，當即今之託忒書，亦曰託特，與梵書同流異源。俞理初曰，梵為剝佛書，佉羅瑟叱為婆羅門佛書，本不相同，久之，遂合為一。佉羅瑟叱為託特。乾隆四□六年，設託特學，其字由託忒譯蒙古，由蒙古譯清書，則當與蒙古文為近，今惟有《吐蕃會盟碑》一石。畏吾兒省文亦曰畏兀，亦曰衛兀，即回鶻之轉音也。其字無單行之碑，惟祥符大相國寺有至元三年聖旨碑，以蒙古、畏兀、漢字三體書之。居庸關佛經，蒙古、畏兀、女真、梵、漢五體，今尚在關溝，一字未損，顧亭林《昌平山水記》詳載之。」

葉鞠裳論校釋碑文

校釋碑文之難，金石家皆能言之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校書如几塵落葉，愈掃愈紛。釋碑之難，又視校書為倍蓰。墨本模糊，裂紋蝕字；豐碑巨幅，必卷舒而閱之，非如書冊可以按葉摩挲；老眼昏燈，愈難諦審。故前人所釋之本，往往同一石刻，彼此舛馳。漢中節度使郭尚題名，即世所謂《竹葉碑》也，牛空山、翁覃谿、海寧陳上舍以綱三家釋文即不同，竹汀又刊正焉。試以新拓本校陶南村、都元敬及《萃編》所錄，異同即不可俚指。碑額篆文，或不合於六書之法，或漫漶不可釋，《沁州刺史馮公碑》，明以前金石家多誤釋為池州，至竹汀，始改正。又碑題結銜，大書特書，多詳具官階封邑。寺觀解字之碑，或冠以郡邑，或兼書修造姓氏，篆額與第一行題字或不符，著錄者各隨舉碑字以標目。如《邕禪師塔銘》，省文亦可稱《化度寺碑》，虞恭公《溫公碑》，省文亦可稱《溫彥博碑》，苟非親見墨本，轉輾稗販，最易歧出。故孫淵如《訪碑錄》，有一重再重者。重刻之本，既列於唐，又列於宋，甚至新拓本年月既泐而舊拓本尚存者，既據舊拓按年月編入，又據新拓本附之無年月類。余校出重碑即有百餘通。趙搗叔書亦未免，如搜輯墨本，盡取舊金石書校之，以碑文為經，而以各家釋文標目誤舛異同之處，分注於下，如校勘注疏之例，嚴氏《唐石經校文》當不能專美於前。」

謝梅石論拓碑法

有謝梅石者，名庸，吳中碑估也。嘗論拓碑之法，其言曰：「拓碑之法，昔用氈卷，【白細絨氈不夾灰土者。卷緊，以帶滿縛繫兩頭，切平，適用為便。】後用毛刷，【犀尾者勝羊毛，皆櫛沐所用。】有柄者施之字在平面者，無柄而圓者，入竹筒，施之深腹之字者。【此種每有鬚鬣，過剛，久用雖隔紙亦損字邊際、鋒芒之弊。或用劈者，用柔者，用退毫大筆者，愈久愈柔純愈佳，不可不慎也。二者重用，皆有所損。凡敲擊皆不可過重，很而搗者，直下者，尤甚也。毛刷有紙為刷刺之弊，圓鬚硬刷，究大可畏，以不用為妥。】昔用銅釘，襯薄細氈，敲擊極細淺之字，良佳，但不可過重，尤以中平無廉隅不傷器者為可試用也。昔用六吉棉連扇料紙，俗名□七刀者，今無之矣。薄者名淨皮，較之昔，不能薄，尤不能軟。紙料粗，有灰性，工不良之故也。張叔未有宋本書副頁紙拓本，至佳。以明羅文紙為之，亦佳。素方伯拓本紙，黃色亦雅，紙厚則粗，拓石尚可，拓金則不能精到也。昔用清水上紙，或摺紙，水溼勻透，吹開上之，拓可速而紙易起。水上者不甚起，而字中有水，每乾溼不均。後用大米湯上紙，勝於清水。上紙之劣，莫劣於膠礬，礬則損石脆紙矣。今用張叔未濃煎白芨膠法上紙，以紙隔勻，去溼紙，再以乾紙墊刷擊之，此皆用紙之良法也。」

梅石又言李春湖、馬傳巖事，其言如下：

李宗瀚，字公博，一字春湖，江西臨川人，乾隆癸丑進士，官至工部左侍郎，癖嗜金石文字，所藏多名搨，築湖東樓貯之。桂林山水奇秀，巖壁間多唐、宋人手蹟，登椒窮邃，摩磋掌玩，手拓殆遍。又嘗得元康里氏所藏唐搨《廟堂碑》，及唐搨《化度寺碑》，皆親自鈎摹上石，均極神妙。

馬傳巖，道光初年之嘉興人。吳門椎拓金石之人，向不解全形，傳巖能之，釋六舟得其傳。曾在玉佛龕為阮文達公作《百歲圖》，先以六尺疋巨幅，外廓草書一大壽字，再取金石百種椎拓，或一角，或上或下，皆能不見全體。著紙須時乾時溼，易至五六次，始得載事。裝池既成，攜至邗江，文達極賞之，酬以百金。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，則得之六舟者。

葉鞠裳論碑重精拓

碑文宜精拓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有同一碑為同時拓本，而精粗迥別者，此拓手不同也。陝、豫間廟碑墓碣，皆在曠野之中，苔蘚斑駁，風高日熏，又以粗紙煙煤，拓聲當當，日可數□通，安有佳本。若先洗別瑩潔，用上料確宣紙，再以綿包熨貼使平，輕椎緩敲，苟有字畫可辨，雖極淺細處，亦必隨其凹凸而輕取之，自然鈎魂攝魄，全神都見。苟非此碑先經磨治挖損，傳之百餘年後，其聲價必高於舊拓，但非粗工所能知耳。余嘗得《無極》漢碑精拓本，以國初拓較之，竟無以遠過，以此知拓手之不可不慎擇。嘉慶間，畢秋帆在陝時，有碑估車姓最擅長，【牛空山《金石圖》有車永昭，當即此。】至今車拓本，世猶重之。【《雲巖題跋·同州聖教》云：「余得萬曆間舊本，模糊不可耐。及在京師，汪退谷以新搨一本遺余，氈蠟既佳，字尤清楚，勝舊搨□倍。問之退谷，云曾至同州親為洗刷，亭以覆之。及知唐碑苟得好事者精意氈蠟，皆可□倍舊拓。惟恨陝人以惡煙粗紙，率略搨賣，以為衣食資，則全汨本來耳。】汪邵亭師作貳成均，精拓石鼓，亦為世重。恩施樊山方伯詩云：『東吳太史長國學，周宣□鼓生廉角。平中得凹缺者完，坐令阮薛輸汪拓。』即詠此事。

葉鞠裳論碑重舊拓

碑重舊拓，以其可不失真也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碑以舊拓為重，歐、虞、褚、顏一字增損，價踰千百。碑估相傳衣鉢，如《聖教》雁塔、同州兩本，皆以『治』字避高宗諱，開口者為舊拓。懷仁《聖教》舊拓，以『高陽縣開國男』一行未泐者為別。又以『佛道崇虛』『崇』字，山頭中間一直斷續，為摹本之證。《皇甫碑》以無逸本為稍舊，三監本為更舊。然同一三監本，相去先後，亦在百年上下。至線斷本，則非宋拓不可矣。《醴泉銘》以有『雲霞蔽虧』字為勝，《衛景武公碑》以有『鼃鼃』字為勝。北海《李思訓碑》，張叔未云，有『并序』二字及『竇氏夫人』四字者為宋本。余得一本，末『楚厚追刻』四字，尚未泐，則更在前矣。此皆言唐碑耳。漢碑，如《韓勅》、《史晨》，亦皆有泐字，據為先後之別。其實紙色墨色，精神氣韻，所見既多，自可望而知之，尋行數墨，猶非神於鑒別者。今世拓本，元、明已難能可貴，若得宋拓，歎觀止矣。唐拓，則天壤間惟有臨川《李氏廟堂》一本，其中亦屬入宋刻，非完本也。余在京師，見李子嘉太守【太守寓米市胡同，嘗從丁叔衡前輩登其堂，觀所藏名蹟，聞曾為中州某郡守，忤上官，投劾歸，童顏鶴髮，健步如飛，今之畸人也。】所藏褚書《房梁公碑》，踰一千字，的真唐搨，可與《廟堂》競爽，海內恐無第三本。余去年自隴上歸，得北海《李秀碑》，世所稱北雲麾也。此碑在前明，已斷為六柱礎。朱椒堂侍郎得一本，以為宋拓，重開一石，置之都門法源寺。以校余所得全拓，不差一字，泐紋亦處處脗合，始知重摹本刻手頗不惡，然祇能得其結構，其神韻終不能到。余謂此石舊在良鄉，當宋之日，燕雲□六州先入於遼，後歸於金，此拓如在北宋，則為遼拓，即在南宋，亦為金拓。藏書家有金刻《尚書正義》、《證類本草》，金石家未嘗聞有金拓，有之，自余此碑始。世有真賞，當不以為敝帚自珍耳。

收藏家重舊拓，惟在烜赫巨碑，而不知小唐墓誌尤可貴。蓋《醴泉》、《聖教》諸碑，原石具在，即非宋拓，歐、褚面目略可髣髴。至墓誌，宋、元出土者，□亡八九，即乾、嘉以前出土者，亦□僅存二三，幸而僅存者日見其少。唐以前，《崔敬邕》、《常醜奴》諸石存於世者，殆無幾。即唐以後，如元之《開趙》、《張伯顏》，藝風所藏一本之外，不聞更有第二本。范氏書樓《化度》原石，傳留至今，千金不易，即其龜鑑。幸得舊拓，可不寶諸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近拓、舊拓

碑以舊拓為貴，然亦有近拓轉勝於舊拓者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拓本雖以先後為別，然後拓之精本，竟有勝於舊拓者。嵩山太室石闕，王虛舟所見新拓本，校程孟陽舊拓本轉多字。余所得昭陵諸碑，皆道光間拓也，《陸先妃》、《清河公主》兩碑，視《萃編》所收，約多數□字。《張允》、《杜君綽》兩碑，則溢出二三百字。蓋西北高原，積土成阜，碑之下半截或淪陷入土，拓工第就顯露者拓之，輒云下載無字，而不知其文固無恙也。百年後復出矣，或藤葛糾纏，或苔蘚斑駁，又或塵塚叢積，拓工未經洗濯，草草摹搨，安有佳本。若為之刮垢磨光，則精神頓出矣。國學石鼓文，近時洗拓本，視國初拓轉多字，此其明驗也。碑之蝕損，如人之受病，其所因各不同。若斷裂者，如人手足殘廢，一肢雖缺，全體不害，殘圭斷璧，彌可寶貴。若野燒熏炙，風雨摧剝，字形雖具，光銳挫損，望之迷三里霧，然匡廬佳處，或轉在微茫煙樹之中。宋拓《化度寺銘》，剝落極矣，而殊耐人尋味，不如今之翻刻，雖清朗而一覽無餘也。其餘有漸搨而損者，其初僅字口平漫，鋒穎剝散，朝漸夕摩，馴至無字，甚至其形已蛻，而映日視之，遺魄猶若輕煙一縷，蕩漾可見，若今之《醴泉銘》及《房梁公碑》殘字是已。有猛擊而損者，字之四圍，空地皆不損，惟每字陷一坎窞，模糊不辨，望之如一行白鷺，又如成團白胡蝶。此則雖凝神審諦，無一筆可見，一字能釋，雖有碑，如無碑矣，非於石刻有深讎怨毒，何至於此，若今昭陵之《牛秀德》、《陽公》諸碑是已。」

葉鞠裳論碑拓之孤本

碑拓有孤本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原石已亡，海內又無第二本，是謂孤本，較之歐、虞宋拓，尤可矜貴。漢碑如《婁壽》、《夏承》兩刻，舊為何義門所藏，《婁壽》今歸叔平相國，《夏承》藏藝海樓顧氏，潘文勤師奉諱歸里，以千金得之。文勤藏漢石最富，小蓬萊閣五碑，亦歸插架，一為《成陽靈臺碑》，《元丕》二，《朱龜》三，《小黃門譙敏》四，《圍令趙君》五。又得梁永陽昭王蕭敷及其妻敬太妃墓誌，皆人間絕無之本。青浦王蘭泉侍郎藏四楊碑，【楊統、楊著、楊震、楊□。】烏程嚴鐵橋曾見三費碑，【舊在黑妙亭。】皆僅存碩果，今不知尚在天壤否。四楊碑，余曾得上海徐紫珊雙鈞本，天津樊文卿所藏也。《酸棗令劉熊碑》與唐《茅山王先生碑》，皆歸毘陵費杞懷同年。王碑自何公邁、馮已蒼、葉林宗轉歸於鯉溪管氏，杞懷又得之。中江李氏漢石經殘字有兩本，皆有覃谿跋，先後歸沈韻初孝廉，今以重值售於楚北萬觀航。魏《崔敬邕墓誌》，聞在陽羨任筱沅中丞處。宋《開趙埋銘》，元《張伯顏墳誌》，亦自韻初歿後，轉歸於藝風。隋丁道護《啟法寺碑》，唐魏栖梧《善才寺碑》，皆在臨川李氏。薛舍人《信行禪師碑》，沈傳師《羅池廟碑》皆在道州何氏。此皆海內烜赫之名蹟，其藏奔源流，昭然在人耳目。此外若泰山泰碑，華山漢碑，隋之《常醜奴墓誌》，唐之魯公大字《麻姑仙壇記》，所見尚不止一本。《麻姑仙壇記》，亡友姚鳳生明經藏殘拓三四葉，精采煜然。吾邑彭氏，道州何氏所藏兩足本，拓手皆在其後。鳳生墓有宿草，兩子皆不能肯構，今不知所歸矣。張長史《郎官石柱記》，明王元美所藏，董思翁以刻入鴻帖者，亦為六丁收去。其餘見於諸家序跋者尚不少，以非所見聞，不備錄。」

葉鞠裳論碑拓之殘本、足本

碑拓有殘本、足本之別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殘縑零璧，徑寸皆珍。舊拓剪裱之本，漿性脫落，最易散佚。即整拓本，或煙熏，或霉溼，或蠹蝕，皆能損字，故舊拓有殘本，有足本。《磚塔銘》出土時，即斷裂，其後石愈損，字亦遞少。然與其得摹刻足本，不如得原石殘本。《化度》、《醴泉》諸舊拓，往往以數殘本合為一本，紙色墨色皆不同，此亦如書之有百衲本也。又有以贗本攙入原本者，不可不辨。

「古碑出土，或斷裂失去一角，其後復訪得之，又或陰側之字，以洗剔而始顯。故有先拓本字轉少，後拓本字轉多。甫出土時，碑估故或留陰側不拓，迨售之既罄，足本再出，則收藏家不能不又購之以牟利。《聞喜縣令蘇君德政碑》，下載中間行短，左右數行溢出數□字，為碑跌所掩。余得第二本，始見之。《高長恭碑》，其初僅半截，其後全碑出而文字仍不完。久之，碑陰出，其文與正面相接，始知此碑兩面刻年月，皆在碑陰最後。額之陰又出，始見安德王經墓興感詩。而購者已至再至三，每出一次，必居奇，此黎邱之常技也。」

葉鞠裳論宋元碑拓之難得

宋、元碑拓，較唐碑拓為易得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以張懷瓘書估估碑，宋、元聲價自不敵唐碑之重。然得唐碑易，得宋碑難，元碑抑又難矣。何則？歐、虞、顏、褚，烜赫已久，固家家奉為圭臬，即墓誌、造象、經幢，其書雖不甚著名，往往妍秀可喜，便於臨池，通都巨肆，尚易物色。至宋碑，惟蘇、黃、米、蔡四家，元碑惟趙松雪有拓而售者，此外非專工訪拓不能得，或籍良友之餽贈，或煩屬吏之供億。其豐碑高至尋丈，或在危崖絕巘人跡不到之區，贏糧裹糒，架梯引絙，然後得之，所費不貲。及其散失之後，流入市肆，所售之價不足紙墨。估人惟利是圖，其孰肯作為無益乎？故宋、元碑可遇而不可求，然無豪華，無居奇，則以我所取者人所棄耳。余訪求石刻二□餘年，所得唐以前碑，視孫、趙幾□有八九，新出土者不與焉。五季以下，不逮其半，【遼、金碑，以在畿輔久，所得較多。】其難易不較然哉？」

葉鞠裳論碑之拓損

碑石有拓損者，然其受病固不同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前人名蹟，固以摹搨過多致損，然受病亦有不同。歐、褚諸碑，瘦硬通神，愈拓愈細。今《醴泉碑》僅存一絲，若斷若續，再久之，則無字矣。此一病也。顏、柳諸碑，拓工先磨之使平，又從而刀挖之，愈挖愈肥，亦愈清朗，久之，浮面一層盡揭，而字遂漸移向下，遂至惡俗之態不可嚮邇。《圭峰禪師碑》，前三□年拓本，尚清勁有力，今則精神面目迥非本來。此又一病也。魯公《東方朔畫贊》，余曾見一南宋拓，虯筋繁結，波磔飛動，與今顏書絕異。以明拓本校之，字固未損也，而蒼秀之氣不逮矣。以新拓本校之，字仍未損也，而癡肥之狀難堪矣。同此一碑，並未重刊，先後工拙，霄壤懸絕。使三本並陳於几，謂即從一碑出，其誰信之！《家廟》、《玄祕》諸碑，皆可類推。友人自關中來者，為言碑林中

搗石聲當當，晝夜不絕，碑安得不亡！貞石雖堅，其如此拓者何也！」

葉鞠裳論碑之雙鉤本、木本、廓填本

碑拓有雙鉤本、木本、廓填本之別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模勒古碑，古有響搗之法，今人輒喜用雙鉤。歸安吳氏《化度》、《溫虞公》皆有雙鉤本，《激素》飛清閣雙鉤舊帖，多至數種。費屺懷嘗謂余云，重刻石本，滯於跡象，不如雙鉤本之傳神，洵為知言，然亦視其工拙何如耳。小玲瓏館馬氏重刻五經文字、九經字樣，氣動墨中，精光四射，視西安原本，幾幾青出於藍。劉燕庭《金石苑》，縮豐碑於尺幅，大小真行，各極其態，皆黑文也。試以初印精本《隸釋》【黑文。】與新刊《隸篇》【雙鉤白文。】校之，黑文何嘗不勝白文。惟作偽者，以雙鉤本墨填四圍空處，中留白文以充古拓，此則惡俗不可耐爾。」

葉鞠裳論碑之縮臨本、攝影本

碑拓有縮臨本，而近且有攝影本矣。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賈秋壑《玉枕蘭亭》，為縮臨之濫觴。牛空山《金石圖》，每一石，皆摹其形製，縮臨數十字，以留原碑面目。金匱錢梅溪有漢碑縮臨本，頗為世重，字小如豆，鬚眉畢現。然梅溪隸法，從唐碑出，豐贍有餘，道古不足，與《石門》、《夏承》諸碑尤鑿柄，仍是我行我法耳。吾鄉顧耕石學士傳停雲書派，工於小楷。余曾見其縮臨虞《廟堂碑》，精謹絕倫，無一筆不神似。然古人所謂方寸千言，亦非無施不可。篆籀之繁重，隸草之飛動，地小即不足以回旋。若魏之趙文淵、唐之薛純陔、宋之蔡元度、黃魯直，奇峰突起，大波瀾淪，累黍之地，安能全神湧現。惟近時歐洲電光攝影之法，可大可小，雖剝筋染筆墨所不到之處，亦無不傳神阿堵，此為古人續命第一妙方。垂燼之鐙，火傳不絕，真墨林中無量功德也。」

葉鞠裳論碑拓之紙墨

精於鑒賞碑拓者，辨其紙墨，即知其為何省拓本。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吾吳老書估侯念椿，已作古矣，見書籍裝訂，即知其從何地來，拓本亦然。收之既久，見之既多，何省拓本，不難一望而知。陝中尋常拓本，皆用粗紙，色黃而厚，精者香墨連史紙，【郭宗昌《金石史》稱所見懷仁《聖教序》是武關構皮紙，堅柔相得，虛和受墨，簾紋如織，隴麩如漆，歲久入理，此拓之至精者。】汴紙最惡，質性鬆脆易爛，又攙以石灰，經餘年，即片片作胡蝶飛，即用紙託，亦不耐重揭。故龍門、嵩高諸拓本，舊拓流傳者頗少。北方燕、趙之間，工亦不良，精者用連史紙，粗者用毛頭紙，【即糊窗紙。】石質粗惡，遼、金碑紋理尤駁，往往滿紙如釵股，如屋漏痕。齊、魯之間，今多用陳薑齋法，拓手為海內之冠，然燕、秦碑估往拓，或攜紙墨隨，亦不盡如二者之精。吳、越、兩楚以逮五嶺以西，皆不用黃紙，惟墨之濃淡，拓之輕重，微不同，石質受墨，亦有深淺之別，惟望氣可以知之，不可以言傳也。閩、廣喜用白宣紙，堅厚瑩潔，黝然純黑而無光。墨包，當是用粗布，故時有木理紋。蜀石多摩崖造象，或髹以丹漆，故拓本往往有斑點，或皴淡黃色，字口時有祀齧缺痕。山左之千佛崖及益都諸山造象亦如此。滇碑用白紙大理拓本，亦間用東洋皮紙，極堅韌，但拓手不精耳。兩爨碑精本，尤不易得。朝鮮碑皆用其本國繭紙，滑如鏡面，柔韌而有絲紋，惟惜墨如金，淡拓多，濃拓少，或僅於字之四圍著墨，無字處即如白地光明錦。石質既堅，紙又受惟，或墨所不到之處，其筆畫窳白，深陷可辨。朱拓皆以土硃，佳者用銀硃，和雞子白調拓，最易生蠹，不可與墨拓共置一處，否則滋蔓難圖。間有藍色、綠色拓者，其弊與朱拓同。」

葉鞠裳論碑拓之裝池

碑拓裝池之法，亦甚重要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張彥遠言裝池書畫之法甚詳，【《法書要錄》、《圖畫見聞誌》。】惜不言襍帖。今人藏帖，皆用鶉裱，豐碑直行，分條合縫，聯綴無痕，世謂之簾衣裱。四圍鑲邊，多用白紙，或黑，或紫，或藍，亦間用虎皮箋，或用五色檳榔箋，或用古藏經箋。背後襯紙，最上用東洋皮紙，其次用粉連史，劣者用粗黃紙，然漿性漓，則易脫，且生蟲蟻，不能經久。或僅墊薄紙一層，每一葉接縫處，以紙黏合，循環舒卷，謂之巾摺裱。書條橫幅，或古碑之逐層橫列者，即可整裱，不分條，不割字，接縫處亦不用鑲邊，此較能耐久，且不損字。小造象及彝器拓本，宜用挖嵌裱，大者一葉一通，小者多至三四通，空地可寫釋文或隨意題識。字之極大者，用推篷式，或一葉一字，或一葉二字。擘窠書及石刻圖畫，不能鶉裱者，可用方勝摺疊之法。諸山題名及唐墓誌，或以數通合裝一冊，亦可隨其大小長短而摺疊之。又有用裝訂書籍之法，線穿成冊，工值既省，且便臨池。然中間裱字之處，必隆然凸起，亦需用挖嵌法，背後再墊紙一層，庶幾妥帖平不頗。古人得佳碑，喜整裝，既免脫落，且不失原碑尺寸，誠為善法。然非鋪案掛壁，無從展閱。余謂收藏碑版，須有兩本，以正本整裝，留原石制度，以副本鶉裱，明窗靜几，取便摩挲。整裝之法亦有二。金題玉躑，所費不貲，或僅用皮紙一層託之，不加桿軸，摺疊均勻，外貼藏經紙籤，寫碑日及年月書撰人姓氏，以一二通為一集，或加夾板，或青布函。凡收藏稍富者，此法最宜。拓手之精者，固不易，裝池更不易。凡碑文左行者，粗工不省，往往仍從右起，行字顛倒，不復成文。《醴泉》、《皇甫》諸碑，尚有舊本可為依據，稀見之碑，分條割字，偶失原字，前後即致舛午。剝泐之處，或僅存半字，或微露殘筆，輒割棄如敝屣。分書行草，波磔飛動，或致跳行，或越方格之外，亦多割損。故余每裝一碑，雖豐碑僅存數十字，其無字處，亦諄諄戒其留空、提行、空格，必依原式。凡字口陷內皺痕，不可過求熨貼，若舒之使太平，曳之使太直，古人筆意必盡失，如墨豬矣。此皆非俗工所能知者也。」

「嵩高三關及《天發神讖碑》殘本，廣尋而修尺，收藏家皆裝為手卷，既便展閱，又可跋尾。竊謂如蔡元度之《楞嚴經偈》，石湖之《田園雜興》，亦可做此法。《蘭亭》得數本，亦可合裝一長卷。經幢，或六面，或八面，可裝屏幅。然面面分拓，不如以巨紙圍而拓之，蓋分條易於散失。《陞羅尼經咒》同為一本，又或修短廣狹相等，真行同體，以數本共置一處，必致斷鶴續鳧，將冠配屨。即果為一本，先後次序亦易倒舛。余藏幢付裝，第一幅首必籤題幢目年月、書撰姓氏，以下標識一二三四字，如此，庶一目瞭然。或更製香木為篋，分上下兩層，每層四軸，以抽屨隔之，鑄字於門，以銅為鍵。余所藏六百通，裝價倍蓰於拓價，手無斧柯，龜山奈何！」

「帖面，用香栴木，可以避蠹南方頗宜。若北方，風日高燥，即易龜坼，或竟裂為兩片。紫檀太重，銀杏宜選薄而潔者，磨治光瑩，亦可用。因陋就簡，或用紙面，然摩擦易損，亦易占寒具之油。古錦雅而豔，為裝池第一。其次用緙絲面，又其次新錦仿古之佳者，亦頗不惡。近人用印花洋布，則不如青布之樸素渾堅矣。又有用木板，四圍起線，中微陷，實以錦，此亦徒取飾觀耳。題籤，以藏經紙為第一，白綾次之，泥金牋雖華爛，久之，金屬脫落，字畫亦損，轉致黯然無色。」

「樊問青，名彬，析津收藏家也，鮑子年、趙搗叔皆與之投贈。身後碑版散落人間，余收得二餘通，皆用廢紙自裱，塵肆冊籍、官府文牘，無不有之。其裱法極粗惡，或以數小紙裝成一巨幅，橫斜交午，厚薄不均，如三家村課蒙塾本。碑紙有蝕損處，即以字紙補之，鴉蚓模糊，膠飴黏結，皺紋如穀，裂紋如筋，凡經其手裝者，無可重揭。字有斷泐，尤喜以筆描畫，為蛇添足，墨瀋旁流，淋漓滿紙，直是古碑一劫。聞樊君耄而好學，頗能鑒古，析及秋毫，其弊至於如此。」

「張彥遠論裝背畫軸，煮糊必去筋，稀緩得所，攪之不停，自然調熟，入少細研薰陸香末，永去蟲而牢固。又云，勿以熟紙，背必皺起，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，紙縫相當，則強急卷舒有損，要令參差其縫，氣力均平。又云，宜裝一大平案，漆板朱界，制其曲直。【今裝池家即如此。】此法可推之裱帖，余曩見明初文淵閣書籍，外裝錦函，皆卍字挖嵌式，五百餘年毫無損脫，亦無蠹蝕，此其煮糊，必有奇祕之法，惜不得其傳耳。」

葉鞠裳論帖架

臨池者必用帖架，葉鞠裳嘗論之曰：「讀碑鋪几平視，不如懸之壁間，能得其氣脈神理。於是臨池家製為帖架，對面傳神，如鐙取影。然影摹不如對臨，又不如先閱其結構用筆，掩卷而後書之，所謂背臨者是也。」

傅青主視高賢佛經

傅青主嘗走平定山中，為人視疾，失足墮崩崖，僕夫驚哭，曰：「死矣。」青主旁皇四顧，見有風峪甚深，中通天光，有一百二六石柱林立，則高齊所書佛經也，摩挲視之，終日而出，欣然忘食。

朱竹垞考訂萬歲通天帖

朱竹垞書《萬歲通天帖》舊事曰：「《萬歲通天帖》一卷，用白麻紙雙鈎書，句法精妙，鋒神畢備，而用筆濃淡，不露纖痕，正如一筆獨寫。論者謂非薛稷、鍾紹京不能，洵異寶也。」【相傳武后從王方慶索其先世手蹟，得二□八人書，取而玩之，曰：「此卿家世守，朕奪之不仁。」乃令善書者廓填成卷，仍命方慶正書，標二□八人官世，設九賓館於武成殿，而以墨蹟卷還方慶。蓋祕府儲藏，故罕題識，第有宋高宗用小璽，其後岳珂、張雨、王鏊、文徵明跋者四人而已。】

韓湯何寶藏宋拓法帖

韓文懿公及湯西崖、何義門不以賞鑒名，然亦未嘗不遊心於書畫碑拓，每得宋拓法帖一二行，即寶藏之，不問其前後也，但求知古人之用筆用意而已。

何義門婆娑楷帖

何義門謂傳青主口詆宋儒，等於蟾蜍擲糞，又稱其字有風沙氣。蓋義門究心制藝，而即於此中仰窺聖賢，真篤行君子，非若常人之專恃帖括以干祿也。義門復精鑒別，書亦秀蘊，生平婆娑越刻楷帖，多致贊言，而初不滿於元常季直一表，謂其結銜既舛，而「民」字缺筆，止是唐樞。然於韓敬堂家所藏宋搨本，則頗拳拳。蓋韓本尾無結銜，「民」字不缺，大異錫山華氏祕藏，神鋒內含，信為雄強茂實也。

程崑崙搜瘞鶴銘遺蹟

瘞鶴銘亭在鎮江焦山定慧寺西偏伽藍殿之旁，銘為累代遺石，摹搨最難。舊刻於山麓，江水侵蝕，歷年既久，遂崩裂江中。宋淳熙時出之，後又落於水。康熙朝，好事者募工自江中遷出，缺蝕不完，因建方亭，鑿銘成碑形以貯之，四壁俱鐫歷代名人字畫，有蘇東坡像，峨冠博帶，神致宛然。

當未建亭之前，有武鄉程崑崙名康莊者，嘗游焦山，披草搜銘之遺蹟，惜其剝蝕，乃別購善拓，磨懸崖而刻之。因拉王文簡公再遊，相視叫絕，憑高弔古，各賦詩一章以紀事。

張力臣考訂瘞鶴銘

山陽張力臣，名詔。性好古，精書法，即嘗為顧寧人寫《廣韻》及音學五書者也。焦山《瘞鶴銘》石，裂而為四，又失其腹，由是不符，覽古者每以為憾。力臣乘江水退時，入山麓，藉落葉以坐，仰讀之。聚四石，繪為圖，聯以宋人補刻字，倫敘不紊。且證為唐顧況書，謂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，而學道句曲，遂移居於此，集中有《謝王郎中見贈琴鶴》詩，鶴殆出於性所好，故瘞之而作銘也。力臣家藏古鼎彝甚富，然不營生產，歿後且盡散失矣。

鄭方坤留意碑版

閩人鄭方坤嘗游邯鄲，凡所過村塾、禪室，輒停車訪之，遇筮叟、醫翁，必延訪，見有殘碑斷版以及投溷覆甌廬有存者，必搜剔摩挲，不忍釋手。

陳鑑亭藏玉枕蘭亭

世人熟聞《玉枕蘭亭》之名，而不知其有三本。其一，見《太清樓帖序》，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《蘭亭》，藏枕中，名《玉枕蘭亭》。其二，則宋政和時營繕洛陽宮闕，內臣見役夫所枕小石，有刻畫，視之，乃《蘭亭序》，僅存數□字。其三，則賈似道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，刻之靈璧石者，向存福州舊家。明文徵明嘗謂賈氏刻有二石，字畫大小皆同，其一有「秋壑珍玩」印章，其一坐而執卷，左有賈似道小印，即在福州本也。石高五寸，寬九寸，厚四分，旁微缺，其中「會」字磨滅，「群」字、「石」字、「帶」字、「流」字有損。康熙壬寅秋，蕭蟄庵在長安，得之閩人之手。蓋因似道死後，石落於閩。及出閩，仍歸於閩人。旋為陳鑑亭廉使觀以重價購之去，又不在閩矣。

高宗命刻宋拓淳化閣帖

法帖之久，無如《淳化閣帖》，其後鼎絳汝諸帖，互相仿摹，愈失舊規。嘉慶朝，無人過問祖帖，惟大內所藏，乃當日賜畢士安者，篇帙完善，墨瀋如新，成親王曾見之。高宗珍惜如寶，特建淳化閣以藏之，又命于文襄公敏中摹刻上石，頒賜諸王公卿，雖不及原帖之善，而亦自成一家。長沙徐壽衡尚書樹銘督學浙江時，以三千金購宋拓《淳化閣帖》，上有李文貞公、吳穀人、翁覃谿、何子貞題跋。帖凡□套，每套皆有單鈔題跋。

高宗命刻三希堂法帖

《三希堂法帖》，乃高宗將內府祕藏法書真蹟，命當時儒臣詳慎審定，擇其尤者，摹勒以行。三希云者，以真蹟中王右軍《快雪》，王大令《中秋》，王元琳《伯遠》三帖尤為千古妙蹟，高宗珍之，因以名其所居之室。

書法始自魏、晉，而盛於唐、宋，此帖自鍾繇以迄唐之顏、柳、歐、褚，宋之蘇、黃、米、蔡，元之趙，明之董，凡諸大名家之真蹟，莫不具備。惟自乾嘉時搨印後，以宮禁之地，向不准人捶摹。光緒庚子兵燹，曾為八國聯軍損壞二石，其餘均尚完整。

高宗命刻蘭亭八柱帖

《蘭亭八柱帖》，為乾隆時內府石刻。八柱之義，以所藏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馮函素摹《蘭亭序》、柳公權書《蘭亭詩》、董其昌臨柳本，並戲鴻堂原刻柳本，及高宗御臨柳本，並於敏中補成舊刻柳本，釐為八卷，刻石，故題曰《蘭亭八柱帖》。

高宗批陳氏傳家帖

海寧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□餘種，皆陳某所刻。明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時，館陳家久，故所得墨蹟最多，所書《法華經》小楷帖尤精絕。文敏貴後，嘗以鍾紹京《靈飛經》真蹟質金八百，已而贖還。既復以質，則不再贖矣。帖後附文敏質帖、贖帖書二通。乾隆乙酉，高宗駐蹕安瀾園，曾以進呈，奉御批，有「永為陳氏傳家之寶」等字。不知此帖何時落於嘉善謝氏，後歸常熟翁氏。文敏當日見質時，抽去□二行一頁，不審此頁亦歸翁氏否？咸豐庚辛之亂，碑石為粵寇取以築城。亂平後搜討，僅有存者。後合諸帖為一幀，更名煙海餘珍焉。

畢秋帆立碑林

西安聖廟碑林，乃乾隆時畢秋帆為陝撫時，搜集漢、唐諸碑碣，彙立於此，故曰碑林。中有《景教碑》，碑額上繪□字架一具，下大書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九字，分三行書。碑文乃大秦寺僧景淨所撰，呂秀巖楷書，唐德宗建中二年刻石。其文目曰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」，較唐文多一頌字。碑文凡二□八行，每行六□二字，凡遇「我三一」皆空二格，「三一」則空一格，唐諸帝廟號皆空二格，「我建中皇帝」「我」字亦空二格，單言帝則空一格。觀其人已并尊，平等之旨，略可見已。全文並頌詞，綜計一千六百九□七字。

桂未谷跋明拓漢隸四種

明拓漢隸四種，一《張遷碑》，一《鄭季宣碑》，一《鄭固碑》，一《武榮碑》，有翁覃谿題誌及桂未谷等跋。

陳昆玉藏姚辨墓誌刻石

陳璘，字昆玉，海寧諸生。工書，嗜古篆刻，荒山叢冢，探索忘倦。嘗見歐陽率更所書《姚辨墓誌》刻石，愛不忍釋，解所衣裘易之，不足，則益以玉璽雙。

李春湖藏宋拓唐李秀碑

宋拓《雲麾李秀碑》為臨川李春湖藏。春湖跋云：「此碑裂於良鄉，自明至今久無完本矣，此冊誠為世間希有之寶。予家有莫氏殘本，存五百七□餘字，思翁目為唐拓，不如此本遠矣。」

鄒曉屏藏化度碑

鄒曉屏參政炳泰，無錫人。登科後，不登權要門，徜徉詞館者三□年，以資深得躋卿貳，好古書畫，收藏甚富。得唐歐陽詢所書《化度寺碑》，宋搨本，至質余獨易歸。曾告禮親王曰：「他人以如山金帛，易贖物滿架，不及余數金之真也。」

趙懷玉審定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

黃山谷書《發願文》墨蹟審定者為趙懷玉，並有汪竹坪、秦澹如、陳六笙、費妃懷諸題誌。

汪容甫得漢石闕

漢石闕二，在寶應，其一為汪容甫以錢五□千募人竊歸，石刻孔子見老子及力士、庖廚等物象。容甫自榜其門曰：「好古探周禮，耆奇竊漢碑。」亦曠達者之所為也。其一為寶應縣令某沈之水中，不知其處。

張芑堂捫碑

錢塘令孫某丁母憂，歸任城，其弟子張芑堂往弔，且送之行，以山左多秦、漢古蹟，攜捫碑具以偕，因製銘於槌，銘曰：「懸崖絕壁，與汝偕升。秦歟漢歟，試以登登。」朱春橋為作《捫碑圖》，沈文愨公題其上云：「芑堂張子有思親九章，字字血淚，《蓼莪》詩後一詩人也，余心重之。繼閱其《金石契》，紀載遺帙，為孝子而夢寐古人者矣。今將之山左，弔師門之喪，且攜捫具以往，凡泰岱、徂徠、云亭間物，必歸諸箱篋，勝於陸賈囊中物矣。余許為作傳，先題此以贈。」

紀文達藏呼延碑拓

乾隆朝，收復西藏烏魯木齊，築城時，掘得漢裴岑《破呼延碑》，字體完善，遠勝《曹全》、《夏侯》諸碑搨本。石踰千載，尚未剝落，真奇物也。紀文達曾藏一通，罕以示人。

陳雲亭得偽碑拓

乾、嘉間，陳雲亭觀察廣交游，席父遺財數百萬，入賞得道員，需次江蘇。生平好文學，驚虛名，每託同類購他人詩文稿，付梓印行，四出投贈，及坊肆發行，往往為作者詐欺巨金以去。久亦厭而棄之，別講金石學，聽鼓蘇垣，收藏古玩舊帖最富。骨董客群集其門，視為攫金捷徑，而陳固味然罔覺也。

時蘇多顯宦，胡牧亭太史適客虎邱，耳陳名，投刺往謁。陳知胡為金石家，每有得，必先乞其鑒定，始議價焉，以是愈暱。一日，胡以碑拓示陳，云：「新自土出，考鑿家難置喙，惟偶見於某筆記，據其所言，當時已失此物，不過搜遺尋舊，偶一及之。今約距千餘年，寶物沈霾，不意於雍、乾間奉旨開某山，得由石工取之土中，然實不知其可寶也。聞當揭出時，磨剔洗刷，莫見妙處。已擬掩土置之，適某博士見其文古雅，知非常物，因令摹紙以示。某故識者，嘗緘二百金購回，甫一摹出，夜值火，觥觥墨寶，遽遭天忌，誠可悼惜。今幸存某公家，某公又迫於權監購索，問計於余，余故謂字體斷碎，雖妙不寶，懲即售之，因得以便質先生，或者一拓眼界，未始非古今翰墨緣也。」陳取觀再四，亟欲得之，以奪購商之胡。胡佯不可，陳悻悻。時食客某孝廉復極言此碑之難得，並謂：「公嗜金石，若不得此，則昔日糜千萬金錢以收藏者，將從此減色矣。」陳由是求胡愈堅，而胡拒愈峻。有內翰趙某，時亦為陳之食客，謂：「胡不遽許，具有苦衷。余忝與某公善，權監亦有半面緣，明日余請於某公，並函致權監，淡其必得之心，使不至開罪於胡，然後由余與胡往言，則事無不諧矣。」陳善之。

閱數日，陳果以七白金購之。胡得金後，內翰、孝廉等皆有分潤，胡一一略勞之。內翰不充所欲，因致口角。蓋胡所持碑，實手造之贗鼎也。

武虛谷藏晉劉韜墓誌碑

乾、嘉以還，金石專門之學，偃師武虛谷大令億與錢塘黃小松司馬易齊名。虛谷博洽精考據，尤好金石。姚園莊農家掘井，得晉《劉韜墓誌》，急往買之，自負以歸。石重數□斤，行二□餘里。至家，憊頓幾絕。日夕撫玩，珍祕特甚，亟仿造一贗石，以應索觀及索打本者，真者則什襲而藏於匱。歿後，其猶子某疑其為重寶也，夜盜之出，竭畢生力，幾弗克負荷。及啟視，石也，則怒而委之河。

馮研祥藏晉快雪時晴帖

嘉興馮研祥收藏甚富，得右軍《快雪時晴帖》真蹟，因築快雪堂於西湖之孤山，而自禾中移居武林，遂為杭人。

張叔未藏舊拓靈飛經

《靈飛經》，為小楷帖之最膾炙人口者，坊本輾轉翻刻，肥瘦失真。張叔未所藏者，圓勁瘦硬，神采宛然，實為最舊拓本。趙松雪一生得力於此經為最多。

梁晉竹藏宋拓宋西樓帖

宋拓東坡《西樓帖》，為蘇書最著名者，在宋時已極寶貴。卷中家信及友朋書問，皆近刻所無，而精采奕奕，如新脫手，尤諸刻所不及。有高士奇、成親王、梁山舟諸跋，實為宋拓精本。梁晉竹曾藏之。

梁晉竹藏宋拓枯樹賦

褚河南書深得右軍體質，而《枯樹賦》又皆用《蘭亭》筆法，故極精貴。明以降，翻刻之本，多為米芾所臨，未免有拔劍張弩之勢。宋拓本筆法，於剛健中含婀娜，的為精本，有張叔未題誌。梁晉竹曾藏之。

林子野不收唐以後碑拓

乾、嘉間，閩中有林立軒太守者，好讀書，自元旦至歲除，手不釋卷，禮俗士概屏不見。家有故業，遭亂淪失，僅餘容膝小軒，旁構為樓，樹蕉竹花果藤蔓之屬，焚香拭几，環壁皆圖書，終日與其伯子于野名侗者、仲子鹿原名佶者，俛仰其間，泊如也。初，立軒以明經為令於秦，為牧於魏與蜀，皆有惠政。于野從宦所至，搜輯古金石書，已成帙。及立軒解組歸，于野多交四方士，屬其轉相購求，所得之碑拓日益廣，著稱於道光時。於夏，得《岫巖碑》，於商，得比干墓《銅盤銘》，於周，得壇山石刻、石鼓文、鼎銘、孔子題吳季子墓碑，於秦，得《嶧山碑》，又得刻本，為漢□九，魏、吳各一，晉六，梁一，北魏三，北齊一，周二，隋□六，而唐最多，唐以後無取也，以其時代近，且不勝收也。

何子貞藏魏張黑女誌拓

何子貞藏有《張黑女誌》，駿利如《雋修羅》，圓折如《朱君山》，疏朗如《張猛龍》，靜密如《敬顯儁》，網羅眾妙，洪冶一鑪，為魏碑中神品。子貞生平視為奇寶，有自題及包世臣累次題跋，推重不置。

何子貞藏越州石氏本晉唐小楷□種

越州石氏本晉、唐小楷□種，為何子貞藏，視為祕笈，有題籤及查士標、程邃等題誌。

何子貞藏唐李北海法華寺碑拓

李北海《法華寺碑》拓，為海內孤本，何子貞藏，收藏家但聞其名而未得一見，字畫如新刻，誠人間鴻寶也。

何子貞藏唐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拓

薛少保書，海內久無傳本，所見者，僅《杏冥君碑》、《昇仙太子碑》年月書名數□字耳。宋拓《信行禪師碑》，實為海內孤本，有王覺斯相國手跋，目為寶書，洵非虛也。翁叔平相國許價八百金，何子貞太史以千金爭購得之，因刻「寶薛軒」印章，珍貴可想。

何子貞欲搨唐昭陵諸碑

何子貞嘗屬醴泉令搨唐昭陵諸碑，令私計曰：「何公書名滿天下，一經賞鑒，有司疲於供給，惟日不足矣。」乃督匠於一夕間盡鑿之。

